韩诗外传

（汉）韩婴撰

韩诗外传卷一

曾子仕于莒，得粟三秉，方是之时，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；亲没之后，齐迎以相，楚迎以令尹，晋迎以上卿，方是之时，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。怀其宝而迷其国者，不可与语仁；窘其身而约其亲者，不可与语孝；任重道远者，不择地而息；家贫亲老者，不择官而仕。故君子桥褐趋时，当务为急。传云：不逢时而仕，任事而敦其虑，为之使而不入其谋，贫焉故也。诗云：“夙夜在公，实命不同。”

传曰：夫行露之人许嫁矣，然而未往也，见一物不具，一礼不备，守节贞理，守死不往，君子以为得妇道之宜，故举而传之，扬而歌之，以绝无道之求，防污道之行乎！诗曰：“虽速我讼，亦不尔从。”

孔子南游，适楚，至于阿谷之隧，有处子佩瑱而浣者。孔子曰：“彼妇人其可与言矣乎！”抽觞以授子贡，曰：“善为之辞，以观其语。”子贡曰：“吾、北鄙之人也，将南之楚，逢天之暑，思心潭潭，愿乞一饮，以表我心。”妇人对曰：“阿谷之隧，隐曲之汜，其水载清载浊，流而趋海，欲饮则饮，何问妇人乎？”受子贡觞，迎流而挹之，奂然而弃之，促流而挹之，奂然而溢之，坐、置之沙上，曰：“礼固不亲受。”子贡以告。孔子曰：“丘知之矣。”抽琴去其轸，以授子贡，曰：“善为之辞，以观其语。”子贡曰：“向子之言，穆如清风，不悖我语，和畅我心。于此有琴而无轸，愿借子以调其音。”妇人对曰：“吾，野鄙之人也，僻陋而无心，五音不知，安能调琴。”子贡以告。孔子曰：“丘知之矣。”抽絺纮五两，以授子贡，曰：“善为之辞，以观其语。”子贡曰：“吾、北鄙之人也，将南之楚。于此有絺纮五两，吾不敢以当子身，敢置之水浦。”妇人对曰：“客之行，差迟乖人，分其资财，弃之野鄙。吾年甚少，何敢受子，子不早去，今窃有狂夫守之者矣。”诗曰：“南有乔木，不可休思。汉有游女，不可求思。”此之谓也。

哀公问孔子曰：“有智寿乎？”孔子曰：“然。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，自取之也：居处不理，饮食不节，劳过者，病共杀之。居下而好干上，嗜欲不厌，求索不止者，刑共杀之。少以敌众，弱以侮强，忿不量力者，兵共杀之。故有三死而非命者，自取之也。”诗云：“人而无仪，不死何为！”

传曰：在天者、莫明乎日月，在地者、莫明于水火，在人者、莫明乎礼仪。故日月不高，则所照不远；水火不积，则光炎不博：礼义不加乎国家，则功名不白。故人之命在天，国之命在礼。君人者、降礼尊贤而王，重法爱民而霸，好利多诈而危，权谋倾覆而亡。诗曰：“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！”

君子有辩善之度，以治气养性，则身后彭祖；修身自强，则名配尧禹；宜于时则达，厄于穷则处，信礼者也。凡用心之术，由礼则理达，不由礼则悖乱。饮食衣服，动静居处，由礼则知节，不由礼则垫陷生疾。容貌态度，进退移步，由礼则夷国。政无礼则不行，王事无礼则不成，国无礼则不宁，王无礼则死亡无日矣。诗曰：“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！”

传曰：不仁之至忽其亲，不忠之至倍其君，不信之至欺其友。此三者、圣王之所杀而不赦也。诗曰：“人而无礼，不死何为！”

王子比干杀身以成其忠，柳下惠杀身以成其信，伯夷叔齐杀身以成其廉，此三子者，皆天下之通士也，岂不爱其身哉！为夫义之不立，名之不显，则士耻之，故杀身以遂其行。由是观之，卑贱贫穷，非士之耻也；天下举忠而士不与焉，举信而士不与焉，举廉而士不与焉，三者存乎身，名传于世，与日月并而息，天不能杀，地不能生，当桀纣之世不之能污也，然则非恶生而乐死也，恶富贵好贫贱也，由其理，尊贵及己而仕也不辞也。孔子曰：“富而可求，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。”故阨穷而不悯，劳辱而不苟，然后能有致也。诗曰：“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，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。”此

之谓也。

原宪居鲁，环堵之室，茨以蒿莱，蓬户瓮牖，桷桑而无枢，上漏下湿，匡坐而弦歌。子贡乘肥马，衣轻裘，中绀而表素，轩不容巷，而往见之。原宪楮冠黎杖而应门，正冠则缨绝，振襟则肘见，纳履则踵决。子贡曰："嘻！先生何病也！"原宪仰而应之曰："宪闻之：无财之谓贫，学而不能行之谓病。宪、贫也，非病也。若夫希世而行，比周而友，学以为人，教以为己，仁义之慝，车马之饰，衣裘之丽，宪不忍为之也。"子贡逡巡，面有惭色，不辞而去。原宪乃徐步曳杖，歌商颂而反，声沦于天地，如出金石。天子不得而臣也，诸侯不得而友也。故养身者忘家，养志者忘身，身且不爱，孰能忝之。诗曰："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；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。"

传曰：所谓士者，虽不能尽备乎道术，必有由也；虽不能尽乎美者，必有处也。言不务多，务审所行而已，行既已尊之，言既已由之，若肌肤性命之不可易也。诗曰："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；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。"

传曰：君子洁其身而同者合焉，善其音而类者应焉。马鸣而马应之，牛鸣而牛应之，非知也，其势然也。故新沐者必弹冠，新浴者必振衣，莫能以己之皭皭，容人之混污然。诗曰："我心匪鉴，不可以茹。"

荆伐陈，陈西门坏，因其降民使修之，孔子过而不式。子贡执辔而问曰："礼、过三人则下，二人则式。今陈之修门者众矣，夫子不为式，何也？"孔子曰："国亡而弗知，不智也；知而不争，非忠也；亡而不死，非勇也。修门者虽众，不能行一于此，吾故弗式也。"诗曰："忧心悄悄，愠于群小。"小人成群，何足礼哉！

传曰：喜名者必多怨，好与者必多辱，唯灭迹于人，能随天地自然，为能胜理，而无爱名；名兴则道不用，道行则人无位矣。夫利为害本，而福为祸先，唯不求利者为无害，不求福者为无祸。诗曰："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。"

传曰：聪者自闻，明者自见，聪明则仁爱着而廉耻分矣。故非道而行之，虽劳不至；非其有而求之，虽强不得。故智者不为非其事，廉者不求非其有，是以害远而名彰也。诗云："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。"

传曰：安命养性者，不待积委而富；名号传乎世者，不待势位而显；德义畅乎中而无外求也。信哉！贤者之不以天下为名利者也。诗曰："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。"

古者、天子左五钟，将出，则撞黄钟，而右五钟皆应之，马鸣中律，驾者有文，御者有数，立则磬折，拱则抱鼓，行步中规，折旋中矩，然后太师奏升车之乐，告出也。入则撞蕤宾，以治容貌，容貌得则颜色齐，颜色齐则肌肤安，蕤宾有声，鹄震马鸣，及?介之虫，无不延颈以听，在内者皆玉色，在外者皆金声，然后少师奏升堂之乐，即席告入也。此言音乐有和，物类相感，同声相应之义也。诗云："钟鼓乐之。"此之谓也。

枯鱼衔索，几何不蠹！二亲之寿，忽如过〓；树木欲茂，霜露不凋使；贤士欲成其名，二亲不待。家贫亲老，不择官而仕。诗曰："虽则如毁，父母孔迩。"此之谓也。

孔子曰："君子有三忧：弗知，可无忧与！知而不学，可无忧与！学而不行，可无忧与！"诗曰："未见君子，忧心惙惙。"

鲁公甫文伯死，其母不哭也。季孙闻之，曰："公甫文伯之母、贞女也。子死不哭，必有方矣。"使人问焉。对曰："昔、是子也，吾使之事仲尼，仲尼去鲁，送之，不出鲁郊，赠之，不与家珍。病、不见士之视者；死、不见士之流泪者；死之日，宫女缞绖而从者，十人。此不足于士，而有余于妇人也。吾是以不哭也。"诗曰："乃如之人兮，德音无良"。

传曰：天地有合，则生气有精矣；阴阳消息，则变化有时矣；时得则治，时失则乱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：目无见，不能食，不能行，不能言，不能施化。三月微的，而后能见；七月而生齿，而后能食；?年髑就，而后能行；三年脑合，而后能言；十六精通，而后能施化。阴阳相反，阴以阳变，阳以阴变。故男、八月生齿，八岁而龆齿，十六而精化小通。女、七月生齿，七岁而龀齿，十四而精化小通。是故阳以阴变，阴以阳变。故不肖者、精化始具，而生气感动，触情纵欲，反施化，是

以年寿亟夭，而性不长也。诗曰：“乃如之人兮，怀婚姻也，太无信也，不知命也。”贤者不然，精气阗溢，而后伤时不可过也。不见道端，乃陈情欲，以歌道义。诗曰：“静女其姝，俟我乎城隅，爱而不见，搔首踟蹰。瞻彼日月，悠悠我思，道之云远，曷云能来。”急时辞也，是故称之日月也。

楚白公之难，有仕之善者，辞其母，将死君。其母曰：“弃母而死君，可乎？”曰：“闻事君者、内其禄而外其身。今之所以养母者，君之禄也，请往死之。”比至朝，三废车中。其仆曰：“子惧、何不反也？”曰：“惧、吾私也，死君、吾公也。吾闻君子不以私害公。”遂死之。君子闻之曰：“好义哉！必济矣夫！”诗云：“深则厉，浅则揭。”此之谓也。

晋灵公之时，宋人杀昭公。赵宣子请师于灵公而救之。灵公曰：“非晋国之急也。”宣子曰：“不然。夫大者天地，其次君臣，所以为顺也。今杀其君，所以反天地、逆人道也，天必加灾焉。晋为盟主而不救，天罚惧及矣。诗云：‘凡民有丧，匍匐救之。’而况国君乎！”于是灵公乃与师而从之。宋人闻之，俨然感说，而晋国日昌，何则？以其诛逆存顺。诗曰：“凡民有丧，匍匐救之。”赵宣子之谓也。

传曰：水浊则鱼喁，令苛则民乱，城削则崩，岸削则陂。故吴起削刑而车裂，商鞅峻法而支解。治国者譬若乎张琴然，大弦急，则小弦绝矣。故急辔御者、非千里之御也。有声之声，不过百里，无声之声，延及四海。故禄过其功者削，名过其实者损，情行合名，祸福不虚至矣。诗云：“何其处也？必有与也。何其久也？必有以也。”故惟其无为，能长生久视，而无累于物矣。

传曰：衣服容貌者，所以说目也，应对言语者、所以说耳也，好恶去就者、所以说心也。故君子衣服中，容貌得，则民之目悦矣；言语逊，应对给，则民之耳悦矣；就仁去不仁，则民之心悦矣。三者存乎身，虽不在位，谓之素行。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，虽独居而乐，德充而形。诗曰：何其处也？必有与也。何其久也？必有以也。”

仁道有四：磏为下。有圣仁者，有智仁者、有德仁者，有磏仁者。上知天，能用其时；下知地，能用其财；中知人，能安乐之；是圣仁者也。上亦知天，能用其时；下知地、能用其财；中知人，能使人肆之；是智仁也。宽而容众，百姓信之；道所以至，弗辱以时；是德仁者也。廉洁直方，疾乱不治、恶邪不匡；虽居乡里，若坐涂炭；命入朝廷，如赴汤火；非其民、不使，非其食、弗尝；疾乱世而轻死，弗顾弟兄，以法度之，比于不详，是磏仁者也。传曰：山锐则不高，水径则不深，仁磏则其德不厚，志与天地拟者、其人不祥，是伯夷、叔齐、卞随、介子推、原宪、鲍焦、袁旌目、申徒狄之行也，其所受天命之度，适至是而亡，弗能改也，虽枯槁弗舍也。诗云：“亦己焉哉！天实为之，谓之何哉！”磏仁虽下，然圣人不废者、匡民隐括，有在是中者也。

申徒狄非其世，将自投于河。崔嘉闻而止之，曰：“吾闻圣人仁士之于天地之间也，民之父母也，今为儒雅之故，不救溺人，可乎？”申徒狄曰：“不然。桀杀关龙逢、纣杀王子比干，而亡天下。吴杀子胥，陈杀泄冶、而灭其国。故亡国残家，非无圣智也，不用故也。”遂抱石而沉于河。君子闻之，曰：“廉矣！如仁欤？则吾未之见也。”诗曰：“天实为之，谓之何哉！”

鲍焦衣弊肤见，挈畚持蔬，遇子贡于道。子贡曰：“吾子何以至于此也？”鲍焦曰：“天下之遗德教者、众矣，吾何以不至于此也！吾闻之：世不己知而行之不已者、爽行也；上不己用而干之不止者、是毁廉也。行爽毁廉，然且弗舍，惑于利者也。”子贡曰：“吾闻之：非其世者、不生其利；污其君者、不履其土。非其世而持其蔬，诗曰：‘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’此谁有之哉？”鲍焦曰：“于戏！吾闻贤者重进而轻退，廉者易愧而轻死。”于是弃其蔬而立槁于洛水之上。君子闻之，曰：“廉夫！刚哉！夫山锐则不高，水径则不深，行磏者德不厚，志与天地拟者，其为人不祥。鲍焦可谓不祥矣！其节度浅深，适至于是矣！”诗云：“亦已焉哉！天实为之，谓之何哉！”

昔者、周道之盛，邵伯在朝，有司请营邵以居。邵伯曰：“嗟！以吾一身，而劳百姓，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。”于是，出而就蒸庶于阡陌陇亩之间，而听断焉。邵伯暴处远野，庐于树下，百姓大悦，耕桑者倍力以劝，于是岁大稔，民给家足。其后在位者骄奢，不恤元元，税赋繁数，百姓困乏，耕桑失时。于是诗人见召伯之所休息树下，美而歌之。诗曰：“蔽芾甘棠，勿剪勿伐，召伯所茇。”此之谓也。

韩诗外传卷二

楚庄王围宋，有七日之粮，曰：“尽此而不克，将去而归。”于是使司马子反乘闼而窥宋城，宋使华元乘闼而应之。子反曰：“子之国何若矣？”华元曰：“惫矣！易子而食之，〓骸而爨之。”子反曰：“嘻！甚矣惫。虽然，吾闻围者之国，箝马而抹之，使肥者应客。今何吾子之情也？”华元曰：“吾闻君子见人之困则矜之，小人见人之困则幸之。吾望见吾子似于君子，是以情也。”子反曰：“诺。子其勉之矣！吾军有七日粮尔！”揖而去。子反告庄王，庄王曰：“若何？”子反曰：“惫矣！易子而食之，□骸而爨之。”庄王曰：“嘻！甚矣惫。今得此而归尔。”子反曰：“不可。吾已告之矣，曰：军亦有七日粮尔。”庄王怒曰：“吾使子视之，子曷为而告之？”子反曰：“区区之宋，犹有不欺之臣，何以楚国而无乎？吾是以告之也。”庄王曰：“虽然，吾子今得此而归尔。”子反曰：“王请处此，臣请归耳。”王曰：“子去我而归，吾孰与处乎此？吾将从子而归。”遂师而归。君子善其平已也，华元以诚告子反，得以解围，全二国之命。诗云：“彼姝者子，何以告之。”君子善其以诚相告也。

鲁监门之女婴相从绩，中夜而泣涕。其偶曰：“何谓而泣也？”婴曰：“吾闻卫世子不肖，所以泣也。”其偶曰：“卫世子不肖，诸侯之忧也，子曷为泣也？”婴曰：“吾闻之异乎子之言也。昔者、宋之桓司马得罪于宋君，出于鲁，其马佚而〓吾园，而食吾园之葵，是岁、吾闻园人亡利之半。越王勾践起兵而攻吴，诸侯畏其威，鲁往献女，吾姊与焉，兄往视之，道畏而死。越兵威者、吴也，兄死者、我也。由是观之，祸与福相反也。今卫世子甚不肖，好兵，吾男弟三人，能无忧乎？”诗曰：“大夫跋涉，我心则忧。”是非类与乎！

高子问于孟子曰：“夫嫁娶者、非己所自亲也，卫女何以得编于诗也？”孟子曰：“有卫女之志则可，无卫女之志则怠。若伊尹于太甲，有伊尹之志则可，无伊尹之志则篡。夫道二：常之谓经，变之谓权，怀其常道，而挟其变权，乃得为贤。夫卫女、行中孝，虑中圣，权如之何？”诗曰：“既不我嘉，不能旋反。视尔不臧，我思不远。”

楚庄王听朝罢晏。樊姬下堂而迎之，曰：“何罢之晏也？得无饥倦乎？”庄王曰：“今日听忠贤之言，不知饥倦也。”樊姬曰：“王之所谓忠贤者，诸侯之客欤？中国之士欤？”庄王曰：“则沈令尹也！”樊姬掩口而笑。庄王曰：“姬之所笑，何也？”姬曰：“妾得于王，尚汤沐，执巾栉，振衽席，十有一年矣；然妾未尝不遣人之梁郑之间，求美女而进之于王也；与妾同列者、十人，贤于妾者、二人，妾岂不欲擅王之宠哉！不敢私愿蔽众美，欲王之多见则娱。今沈令尹相楚数年矣，未尝见进贤而退不肖也，又焉得为忠贤乎！”庄王旦朝，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，令尹避席而进孙叔敖。叔敖治楚，三年，而楚国霸。楚史援笔而书之于策，曰：“楚之霸，樊姬之力也。”诗曰：“百尔所思，不如我所之。”樊姬之谓也！

闵子骞始见于夫子，有菜色，后有刍豢之色。子贡问曰：“子始有菜色，今有刍豢之色，何也？”闵子曰：“吾出蒹葭之中，入夫子之门，夫子内切瑳以孝，外为之陈王法，心窃乐之；出见羽盖龙旗裘旃相随，心又乐之；二者相攻□中，而不能任，是以有菜色也。今被夫子之文寖深，又赖二三子切瑳而进之，内明于去就之义，出见羽盖龙旗旃裘相随，视之如坛土矣，是以有刍豢之色。”诗曰：“如切如瑳，如琢如磨。”

传曰：“〓而雨者，何也？”曰：“无何也，犹不〓而雨也。”“星坠木鸣，国人皆恐，何也？”“是天地之变，阴阳之化，物之罕至者也，怪之、可也，畏之，非也。夫日月之薄蚀，怪星之党见，风雨之不时，是无世而不尝有也，上明政平，是虽并至，无伤也；上闇政险，是虽无一，无益也。夫万物之有灾，人妖最可畏也。”曰：“何谓人妖？”曰：“枯耕伤稼，枯耘伤岁，政险失民；田秽稼恶，籴贵民饥，道有死人；寇盗并起，上下乖离，邻人相暴，对门相盗，礼义不修；牛马相生，六畜作妖；臣下杀上，父子相疑，是谓人妖，是生于乱。”传曰：“天地之灾，隐而废也；万物之怪，书不说也。无用之变，不急之灾，弃而不治；若夫君臣之义，父子之亲，男女之别，切瑳而不舍也。”诗曰：“如切如瑳，如琢如磨。”

孔子曰：“口欲味，心欲佚，教之以仁；心欲兵，身恶劳，教之以恭；好辩论而畏惧，教之以勇；

目好色，耳好声，教之以义。”易曰：“艮其限，列其〓，厉熏心。”诗曰：“吁嗟女兮，无与士耽。”皆防邪禁佚，调和心志。

高墙丰上激下，未必崩也；降雨兴，流潦至，则崩必先矣。草木根荄浅，未必撅也；飘风兴，暴雨坠，则撅必先矣。君子居是邦也，不崇仁义，尊贤臣，以理万物，未必亡也；一旦有非常之变，诸侯交争，人趋车驰，迫然祸至，乃始忧愁，干喉焦唇，仰天而叹，庶几乎望其安也，不亦晚乎！孔子曰：“不慎其前，而悔其后。”嗟乎！虽悔无及矣。诗曰：“掇其泣矣，何嗟及矣。”

曾子曰：“君子有三言可贯而佩之：一曰：无内疏而外亲，二曰：身不善而怨他人，三曰：患至而后呼天。”子贡曰：“何也？”曾子曰：“内疏而外亲，不亦反乎！身不善而怨他人，不亦远乎！患至而后呼天，不亦晚乎！”诗曰：“惙其泣矣，何嗟及矣。”

夫霜雪雨露、杀生万物者也，天无事焉，犹之贵天也。执法厌文，治官治民者、有司也，君无事焉，犹之尊君也。夫辟土殖谷者、后稷也，决江流河者，禹也，听狱执中者，皋陶也，然而圣后者，尧也。故有道以御之，身虽无能也，必使能者为己用也；无道以御之，彼虽多能，犹将无益于存亡矣。诗曰：“执辔如组，两骖如舞。”贵能御也。

传曰：孔子云：“美哉！颜无父之御也。马知后有舆而轻之，知上有人而爱之，马亲其正，而爱其事，如使马能言，彼将必曰：‘乐哉！今日之驺也。’至于颜沦少衰矣，马知后有舆而轻之，知上有人而敬之，马亲其正，而敬其事，如使马能言，彼将必曰：‘驺来！其人之使我也。’至于颜夷而衰矣，马知后有舆而重之，知上有人而畏之，马亲其正，而畏其事，如使马能言，彼将必曰：‘驺来！驺来！女不驺，彼将杀女。”故御马有法矣，御民有道矣，法得则马和而欢，道得则民安而集。诗曰：‘执辔如组，两骖如舞。’此之谓也。”

颜渊侍坐鲁定公于台，东野毕御马于台下。定公曰：“善哉！东野毕之御也。”颜渊曰：“善则善矣！其马将佚矣。”定公不说，以告左右曰：“闻君子不谮人，君子亦谮人乎？”颜渊退，俄而、厩人以东野毕马佚闻矣。定公揭席而起，曰：“趣驾召颜渊。”颜渊至，定公曰：“乡寡人曰：‘善哉！东野毕之御也。’吾子曰：‘善则善矣！然则马将佚矣。’不识吾子以何知之？”颜渊曰：“臣以政知之。昔者舜工于使人，造父工于使马，舜不穷其民，造父不极其马，是以舜无佚民，造父无佚马。今东野毕之上车执辔，御体正矣，周旋步骤，朝礼毕矣，历险致远，马力殚矣，然犹策之不已，所以知佚也。”定公曰：“善。可少进。”颜渊曰：“兽穷则啮，鸟穷则啄，人穷则诈。自古及今，穷其下能不危者，未之有也。诗曰：‘执辔如组，两骖如舞。’善御之谓也。”定公曰：“寡人之过矣。”

崔杼弑庄公，合士大夫盟，盟者皆脱剑而入，言不疾，措血至者死，所杀者十余人，次及晏子，奉杯血，仰天而叹曰：“恶乎！崔杼将为无道，而杀其君。”于是盟者皆视之。崔杼谓晏子曰：“子与我，吾将与子分国；子不与，我杀子。直兵将推之，曲兵将钩之。吾愿子之图之也。”晏子曰：“留以利而倍其君，非仁也；劫以刃而失其志者、非勇也。诗曰：‘莫莫葛藟，延于条枚。恺悌君子，求福不回。’婴其可回矣！直兵推之，曲兵钩之，婴不之革也。”崔杼曰：“舍晏子。”晏子起而出，授绥而乘，其仆驰，晏子抚其手曰：“麋鹿在山林，其命在庖厨。命有所悬，安在疾驱。”安行成节，然后去之。诗曰：“羔裘如濡，恂直且侯；彼已之子，舍命不偷。”晏子之谓也。

楚昭王有士曰石奢，其为人也，公而好直，王使为理。于是道有杀人者，石奢追之，则父也，还返于廷，曰：“杀人者，臣之父也。以父成政，非孝也；不行君法，非忠也；弛罪废法，而伏其辜，臣之所守也。”遂伏斧锧，曰：“命在君。”君曰：“追而不及，庸有罪乎？子其治事矣。”石奢曰：“不然。不私其父，非孝也；不行君法、非忠也；以死罪生、不廉也。君欲赦之，上之惠也；臣不能失法，下之义也。”遂不去鈇锧，刎颈而死乎廷。君子闻之曰：“贞夫法哉！石先生乎！”孔子曰：“子为父隐，父为子隐，直在其中矣。”诗曰：“彼已之子，邦之司直。”石先生之谓也。

外宽而内直，自设于隐括之中，直己不直人，善废而不悒悒，蘧伯玉之行也。故为人父者，则愿以为子，为人子者，则愿以为父，为人君者、则愿以为臣，为人臣者，则愿以为君。名昭诸侯，天下愿焉。诗曰：“彼已之子，邦之彦兮。”此君子之行也。

传曰：孔子遭齐程本子于郯之间，倾盖而语，终日，有间，顾子路曰：“由，东帛十匹，以赠先

生。”子路不对，有间，又顾曰：“东帛十匹，以赠先生。”子路率尔而对曰：“昔者、由也闻之于夫子，士不中道相见，女无媒而嫁者、君子不行也。”孔子曰：“夫诗不云乎！野有蔓草，零露溥兮。有美一人，清扬婉兮。邂逅相遇，适我愿兮。且夫齐程本子，天下之贤士也，吾于是不赠，终身不之见也。大德不踰闲，小德出入可也。”

君子有主善之心，而无胜人之色；德足以君天下，而无骄肆之容；行足以及后世，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。故曰：君子盛德而卑，虚己以受人，旁行不流，应物而不穷，虽在下位，民愿戴之，虽欲无尊，得乎哉！诗曰：“彼己之子，美如英，美如英，殊异乎公行。”

君子易和而难狎也，易惧而不可劫也，畏患而不避义死，好利而不为所非，交亲而不比，言辩而不乱。荡荡乎！其易不可失也，磏乎！其廉而不刿也，温乎！其仁厚之光大也，超乎！其有以殊于世也。诗曰：“美如玉，美如玉，殊异乎公族。”

商容尝执羽钥，冯于马徒，欲以伐纣而不能，遂去，伏于太行。及武王克殷，立为天子，欲以为三公。商容辞曰：“吾常冯于马徒，欲以伐纣而不能，愚也；不争而隐，无勇也；愚且无勇，不足以备乎三公。”遂固辞不受命。君子闻之曰：“商容可谓内省而不诬能矣！君子哉！去素餐远矣！”诗曰：“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。”商先生之谓也。

晋文侯使李离为大理，过听杀人，自拘于廷，请死于君。君曰：“官有贵贱，罚有轻重，下吏有罪，非子之罪也。”李离对曰：“臣居官为长，不与下吏让位；受爵为多，不与下吏分利。今过听杀人，而下吏蒙其死，非所闻也。不受命。”君曰：“自以为罪，则寡人亦有罪矣。”李离曰：“法失则刑，刑失则死。君以臣为能听微决疑，故使臣为理。今过听杀人之罪，罪当死。”君曰：“弃位委官，伏法亡国，非所望也。趣去，无忧寡人之心。”李离对曰：“政乱国危，君之忧也；军败卒乱，将之忧也。夫无能以事君，闇行以临官，是无功不食禄也。臣不能以虚自诬。”遂伏剑而死。君子闻之曰：“忠矣乎！”诗曰：“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。”李先生之谓也。

楚狂接舆躬耕以食。其妻之市，未返，楚王使使者赉金百镒，造门曰：“大王使臣奉金百镒，愿请先生治河南。”接舆笑而不应，使者遂不得辞而去。妻从市而来曰：“先生少而为义，岂将老而遗之哉！门外车轶，何其深也！”接舆曰：“今者、王使使者赉金百镒，欲使我治河南。”其妻曰：“岂许之乎？”曰：“未也。”妻曰：“君使不从，非忠也；从之，是遗义也。不如去之。”乃夫负釜甑，妻戴经器，变易姓字，莫知其所之。论语曰：“色斯举矣，翔而后集。”接舆之妻是也。诗曰：“逝将去汝，适彼乐土；乐土乐土，爰得我所。”

昔者桀为酒池糟堤，纵靡靡之乐，而牛饮者三千，群臣皆相持而歌：“江水沛兮！舟楫败兮！我王废兮！趣归于亳，亳亦大兮！”又曰：“乐兮乐兮！四牡骄兮！六辔沃兮！去不善兮善，何不乐兮！”伊尹知大命之将去，举觞造桀曰：“君王不听臣言，大命去矣，亡无日矣。”桀相然而抃，盍然而笑曰：“子又妖言矣。吾有天下，犹天之有日也，日有亡乎？日亡，吾亦亡也。”于是伊尹接履而趋，遂适于汤，汤以为相。可谓适彼乐土，爰得其所矣。诗曰：“逝将去汝，适彼乐土；乐土乐土，爰得我所。”

伊尹去夏入殷，田饶去鲁适燕，介之推去晋入山。田饶事鲁哀公而不见察，田饶谓哀公曰：“臣将去君，黄鹄举矣。”哀公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曰：“君独不见夫鸡乎！首戴冠者，文也，足搏距者，武也，敌在前敢斗者、勇也，得食相告，仁也，守夜不失时，信也。鸡有此五德，君犹日瀹而食之者，何也？则以其所从来者近也。夫黄鹄一举千里，止君园池，食君鱼鳖，啄君黍粱，无此五者，君犹贵之，以其所从来者远矣。臣将去君，黄鹄举矣！”哀公曰：“止。吾将书子言也。”田饶曰：“臣闻：食其食者，不毁其器；阴其树者，不折其枝。有臣不用，何书其言？”遂去，之燕。燕立以为相，三年，燕政大平，国无盗贼。哀公喟然太息，为之辟寝三月，减损上服。曰：“不慎其前，而悔其后，何可复得。”诗云：“逝将去汝，适彼乐国；乐国乐国，爰得我直。”

子贱治单父，弹鸣琴，身不下堂，而单父治。巫马期以星出，以星入，日夜不处，以身亲之，而单父亦治。巫马期问于子贱，子贱曰：“我任人，子任力。任人者佚，任力者劳。”人谓子贱，则君子矣，佚四肢，全耳目，平心气，而百官理，任其数而已。巫马期则不然，乎然事惟，劳力教诏，

虽治，犹未至也。诗曰："子有衣裳，弗曳弗娄；子有车马，弗驰弗驱。"

子路曰："士不能勤苦，不能轻死亡，不能恬贫穷，而曰我行义，吾不信也。昔者申包胥立于秦廷，七日七夜，哭不绝声，是以存楚，不能勤苦，焉得行此！比干且死，而谏愈忠；伯夷叔齐饿于首阳，而志益彰；不轻死亡，焉能行此。曾子褐衣缊绪，未尝完也，粝米之食，未尝饱也；义不合，则辞上卿，不恬贫穷，焉能行此！夫士欲立身行道，无顾难易，然后能行之；欲行义白名，无顾利害，然后能行之。"诗曰："彼己之子，硕大且笃。"良非笃修身行之君子，其孰能与之哉！

子路与巫马期薪于韫丘之下，陈之富人有虞师氏者，脂车百乘，觞于韫丘之上。子路与巫马期曰："使子无忘子之所知，亦无进子之所能，得此富，终身无复见夫子，子为之乎？"巫马期喟然仰天而叹，闟然投镰于地，曰："吾尝闻之夫子，勇士不忘丧其元，志士仁人不忘在沟壑。子不知予与？试予与？意者、其志与？"子路心惭，故负薪先归。孔子曰："由来，何为偕出而先返也？"子路曰："向也，由与巫马期薪于韫丘之下，陈之富人有处师氏者，脂车百乘，觞于韫丘之上，由谓巫马期曰：'使子无忘子之所知，亦无进子之所能，得此富，终身无复见夫子，子为之乎？'巫马期喟然仰天而叹，闟然投镰于地，曰：'吾尝闻夫子：勇士不忘丧其元，志士仁人不忘在沟壑。子不知予与？试予与？意者，其志与？'由也心惭，故先负薪归。"孔子援琴而弹："诗曰：'肃肃鸨羽，集于苞栩。王事靡盬，不能蓺稷黍。父母何怙？悠悠苍天，曷其有所？'予道不行邪，使汝愿者。……"

孔子曰："士有五：有埶尊贵者，有家富厚者，有资勇悍者，有心智惠者，有貌美好者。有埶尊贵者，不以爱民行义理，而反以暴敖。家富厚者，不以振穷救不足，而反以侈靡无度。资勇悍者，不以卫上攻战，而反以侵陵私斗。心智惠者，不以端计数，而反以事奸饰诈。貌美好者，不以统朝莅民，而反以蛊女从欲。此五者，所谓士失其美质者也。诗曰："温其如玉，在其板屋，乱我心曲。"

上之人所遇，色为先，声音次之，事行为后。故望而宜为人君者、容也，近而可信者、色也，发而安中者、言也，久而可观者、行也。故君子容色，天下仪象而望之，不假言而知为人君者。诗曰："颜如渥丹，其君也哉！"

子夏读诗已毕。夫子问曰："尔亦何大于诗矣？"子夏对曰："诗之于事也，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，燎燎乎如星辰之错行，上有尧舜之道，下有三王之义，弟子不敢忘，虽居蓬户之中，弹琴以咏先王之风，有人亦乐之，无人亦乐之，亦可发愤忘食矣。诗曰：'衡门之下，可以栖迟；泌之洋洋，可以乐饥。'"夫子造然变容，曰："嘻！吾子始可以言诗已矣，然子以见其表，未见其里。"颜渊曰："其表已见，其里又何有哉？"孔子曰："窥其门，不入其中，安知其奥藏之所在乎！然藏又非难也。丘尝悉心尽志，已入其中，前有高岸，后有深谷，冷冷然如此既立而已矣，不能见其里，未谓精微者也。"

传曰：国无道，则飘风厉疾，暴雨折木，阴阳错氛，夏寒冬温，春热秋荣，日月无光，星辰错行，民多疾病，国多不祥，群生不寿，而五谷不登。当成周之时，阴阳调，寒暑平，群生遂，万物宁，故曰：其风治，其乐连，其驱马舒，其民依依，其行迟迟，其意好好，诗曰："匪风发兮，匪车偈兮。顾瞻周道，中心怛兮。"

夫治气养心之术：血气刚强，则务之以调和；智虑潜深，则一之以易谅；勇毅强果，则辅之以道术；齐给便捷，则安之以静退；卑摄贪利，则抗之以高志；容众好散，则劫之以师友；怠慢摽弃，则慰之以祸灾，愿婉端悫，则合之以礼乐。凡治气养心之术，莫径由礼，莫优得师，莫慎一好。好一则博，博则精，精则神，神则化，是以君子务结心乎一也。诗曰："淑人君子，其仪一兮，其仪一兮，心如结兮。"

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学，不成行。家有千金之玉，不知治，犹之贫也；良工宰之，则富及子孙。君子谋之，则为国用。故动则安百姓，议则延民命。诗曰："淑人君子，正是国人；正是国人，胡不万年。"

嫁女之家，三夜不息烛，思相离也。取妇之家，三日不举乐，思嗣亲也。是故婚礼不贺，人之序也。三月而庙见，称来妇也。厥明见舅姑，舅姑降于西阶，妇升自阼阶，授之室也。忧思三日，不杀三月，孝子之情也。故礼者、因人情为文。诗曰："亲结其缡，九十其仪。"言多仪也。

原天命，治心术，理好恶，适情性，而治道毕矣。原天命则不惑祸福，不惑祸福则动静修。治心术则不妄喜怒，不妄喜怒则赏罚不阿。理好恶则不贪无用，不贪无用则不害物性。适情性则不过欲，不过欲则养性知足。四者不求于外，不假于人，反诸已而存矣。夫人者、说人者也，形而为仁义，动而为法则。诗曰：“伐柯伐柯，其则不远。”

韩诗外传卷三

传曰：昔者、舜甑盆无膻，而下不以余获罪；饭乎土簋，啜乎土型，而农不以力获罪；麑衣而〓领，而女不以巧获罪；法下易由，事寡易为功，而民不以政获罪。故大道多容，大德多下，圣人寡为，故用物常壮也。传曰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。诗曰：“政有夷之行，子孙保之。”忠易为礼，诚易为辞，贤人易为民，工巧易为材。诗曰：“政有夷之行，子孙保之。”

有殷之时，谷生汤之廷，三日而大拱。汤问伊尹曰：“何物也？”对曰：“谷树也。”汤问：“何为而生于此？”伊尹曰：“谷之出泽，野物也，今生天子之庭，殆不吉也。”汤曰：“奈何？”伊尹曰：“臣闻：妖者、祸之先，祥者、福之先。见妖而为善，则祸不至，见祥而为不善，则福不臻””汤乃斋戒静处，夙兴夜寐，吊死问疾，赦过赈穷，七日而谷亡，妖孽不见，国家昌。诗曰：“畏天之威，于时保之。”

昔者、周文王之时，莅国八年，夏六月，文王寝疾，五日而地动，东西南北不出国郊。有司皆曰：“臣闻：地之动，为人主也。今者、君王寝疾，五日而地动，四面不出国郊，群臣皆恐，请移之。”文王曰：“奈何其移之也？”对曰：“兴事动众，以增国城，其可移之乎！”文王曰：“不可。夫天之道见妖，是以罚有罪也，我必有罪，故此罚我也。今又专兴事动众，以增国城，是重吾罪也，不可以之。昌也请改行重善移之，其可以免乎！”于是遂谨其礼节袂皮革，以交诸侯；饰其辞令币帛，以礼俊士；颁其爵列等级田畴，以赏有功。遂与群臣行此，无几何而疾止。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，之后四十三年，凡莅国五十一年而终，此文王之所以践妖也。诗曰：“畏天之威，于时保之。”

王者之论德也，而不尊无功，不官无德，不诛无罪。朝无幸位，民无幸生。故上贤使能，而等级不踰；折暴禁悍，而刑罚不过。百姓晓然皆知夫为善于家，取赏于朝也；为不善于幽，而蒙刑于显。夫是之谓定论，是王者之德。诗曰：“明昭有周，式序在位。”

传曰：以从俗为善，以货财为宝，以养性为已为道，是民德也，未及于士也。行法而志坚，不以私欲害其所闻，是劲士也，未及于君子也。行法而志坚，好修其所闻，以矫其情；言行多当，未安谕也；知虑多当，未周密也；上则能大其所隆也，下则能开道不若已者，是笃厚君子，未及圣人也。若夫百王之法，若别白黑；应当世之变，若数三纲；行礼要节，若运四支；因化之功，若推四时；天下得序，群物安居，是圣人也。诗曰：“明昭有周，式序在位。”

魏文侯欲置相，召李克问曰：“寡人欲置相，非翟黄则魏成子，愿卜之于先生。”李克避席而辞曰：“臣闻之；卑不谋尊，疏不间亲。臣外居者也，不敢当命。”文侯曰：“先生临事勿让。”李克曰：“夫观士也，居则视其所亲，富则视其所与，达则视其所举，穷则视其所不为，贫则视其所不取。此五者足以观矣。”文侯曰：“请先生就舍，寡人之相定矣。”李克出，遇翟黄，曰：“今日闻君召先生而卜相，果谁为之？”李克曰：“魏成子为之。”翟黄悖然作色，曰：“吾何负于魏成子！西河之守，吾所进也；君以邺为忧，吾进西门豹，君欲伐中山，吾进乐羊；中山既拔，无守之者，吾进先生；君欲置太子傅，吾进赵苍。皆有成功就事，吾何负于魏成子！”克曰：“子之言克于子之君也，岂比周以求大官哉！君问置相，非成则黄，二子何如？臣对曰：君不察故也。居则视其所亲，富则视其所与，达则视其所举，穷则视其所不为，贫则视其所不取。五者以定矣，何待克哉！是以知魏成子为相也。且子焉得与魏成子比！魏成子食禄日千钟，什一在内，以聘约天下之士，是以得卜子夏，田子方，段干木，此三人，君皆师友之，子之所进皆臣之，子焉得与魏成子比乎！”翟黄逡巡再拜曰：“鄙人固陋，失对于夫子。”诗曰：“明昭有周，式序在位。”

成侯嗣公，聚敛计数之君也，未及取民也；子产取民也，未及为政也；管仲为政也，未及修礼。故修礼者王，为政者强，取民者安，聚敛者亡。故聚敛以招谷，积财以肥敌，危身亡国之道也，明

君不蹈也。将修礼以齐朝，正法以齐官，平政以齐下，然后节奏齐乎朝，法则度量正乎官，忠信爱刑平乎下。如是，百姓爱之如父母，畏之如神明。是以德泽洋乎海内，福祉归乎王公。诗曰：" 降福简简，威仪反反，既醉既饱，福禄来反。"

楚庄王寝疾，卜之，曰：" 河为祟。" 大夫曰：" 请用牲。" 庄王曰：" 止。古者、圣王制祭不过望，濉漳江汉，楚之望也，寡人虽不德，河非所获罪也。" 遂不祭，三日而疾有瘳。孔子闻之，曰：" 楚庄王之霸，其有方矣，制节守职，反身不贰，其霸不亦宜乎！" 诗曰：" 嗟嗟保介！" 庄王之谓也。

人主之疾，十有二发，非有贤医，莫能治也。何谓十二发？痿、蹶、逆、胀、满、支、膈、盲、烦、喘、痹、风，此之曰十二发。贤医治之何？曰：省事轻刑，则痿不作；无使小民饥寒，则蹶不作；无令财货上流，则逆不作；无令仓廪积腐，则胀不作；无使府库充实，则满不作；无使群臣纵恣，则支不作；无使下情不上通，则隔不作；上材恤下，则肓不作；法令奉行，则烦不作；无使下怨，则喘不作；无使贤伏匿，则痹不作；无使百姓歌吟诽谤，则风不作。夫重臣群下者，人主之心腹支体也，心腹支体无疾，则人主无疾矣，故非有贤医，莫能治也。人皆有此十二疾，而不用贤医，则国非其国也。诗曰：" 多将熇熇，不可救药。" 终亦必亡而已矣。故贤医用，则众庶无疾，况人主乎！

传曰：太平之时，无瘖、〓、跛、眇、尪蹇、侏儒、折短，父不哭子，兄不哭弟，道无襁负之遗育，然各以序终者，贤医之用也。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无他焉，用贤而已矣。诗曰：" 有瞽有瞽，在周之庭。" 纣之遗民也。

传曰：" 丧祭之礼废，则臣子之恩薄，臣子之恩薄，则背死亡生者众。" 小雅曰：" 子子孙孙，勿替引之。"

人事伦，则顺于鬼神；顺于鬼神，则降福孔皆。诗曰：" 以享以祀，以介景福。"

武王伐纣，到于邢丘，楯折为三，天雨，三日不休。武王心惧，召太公而问曰：" 意者，纣未可伐乎？" 太公对曰：" 不然。楯折为三者，军当分为三也。天雨、三日不休，欲洒吾兵也。" 武王曰：" 然何若矣？" 太公曰：" 爱其人，及屋上乌；恶其人者，憎其骨余。咸刘厥敌，靡使有余。" 武王曰：" 于戏！天下未定也！" 周公趋而进曰：" 不然。使各度其宅，而佃其田，无获旧新。百姓有过，在予一人。" 武王曰：" 于戏！天下已定矣。" 乃修武勒兵于宁，更名邢丘曰怀，宁曰修武，行克纣于牧之野。诗曰：" 牧野洋洋，檀车皇皇，驷騵彭彭，维师尚父，时维鹰扬，凉彼武王，肆伐大商，会朝清明。" 既反商，及下车，封黄帝之后于蓟，封帝尧之后于祝，封舜之后于陈。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，封殷之后于宋，封比干之墓，释箕子之囚，表商容之闾。济河而西，马放华山之阳，示不复乘；牛放桃林之野，示不复服也；车甲?而藏之于府库，示不复用也。于是废军而郊射，左射狸首，右射驺虞，然后天下知武王不复用兵也。祀乎明堂，而民知孝；朝觐，然后诸侯知以敬；坐三老于大学，天子执酱而馈，执爵而酳，所以教诸侯之悌也。此四者，天下之大教也。夫武之久，不亦宜乎！诗曰：" 胜殷遏刘，耆定尔功。" 言伐纣而殷亡武也。

孟尝君请学于闵子；使车往迎闵子。闵子曰：" 礼有来学，而无往教。致师而学，不能学；往教，则不能化君也。君所谓不能学者也，臣所谓不能化者也。" 于是孟尝君曰：" 敬闻命矣。" 明日、祛衣请受业。诗曰：" 日就月将。"

剑虽利，不厉不断；材虽美，不学不高。虽有旨酒嘉殽，不尝，不知其旨；虽有善道，不学，不达其功。故学然后知不足，教然后知不究。不足，故自愧而勉，不究、故尽师而熟。由此观之，则教学相长也。子夏问诗，学一以知二，孔子曰：" 起予者，商也，始可与言诗已矣。" 孔子贤乎英杰，而圣德备，弟子被光景而德彰。诗曰：" 日就月将。"

凡学之道，严师为难。师严然后道尊；道尊然后民知敬学。故太学之礼，虽诏于天子，无北面，尊师尚道也。故不言而信，不怒而威，师之谓也。诗曰：" 日就月将，学有缉熙于光明。"

传曰：宋大水。鲁人吊之曰：" 天降淫雨，害于粢盛，延及君地，以忧执政，使臣敬吊。" 宋人应之，曰：" 寡人不仁，斋戒不修，使民不时，天加以灾，又遗君忧，拜命之辱。" 孔子闻之，曰：" 宋国其庶几矣。" 弟子曰：" 何谓？" 孔子曰：" 昔桀纣不任其过，其亡也忽焉。成汤文王知任其过，

其兴也勃焉。过而改之，是不过也。”宋人闻之，乃夙兴夜寐，吊死问疾，戮力宇内，三岁，年丰政平。乡使宋人不闻孔子之言，则年谷未丰，而国家未宁。诗曰：“佛时仔肩，示我显德行。”

齐桓公设庭燎，为便人欲造见者，?年而士不至。于是东野有以九九见者，桓公使戏之曰：“九九足以见乎？”鄙人曰：“臣闻君设庭燎以待士，期年而士不至。夫士之所以不至者，君、天下之贤君也，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，故不至也。夫九九、薄能耳，而君犹礼之，况贤于九九者乎！夫太山不让砾石，江海不辞小流，所以成其大也。诗曰：‘先民有言，询于刍荛。’博谋也。”桓公曰：“善。”乃固礼之。?月，四方之士相导而至矣。诗曰：“自堂徂基，自羊徂牛。”以小成大。

太平之时，民行役者不踰时，男女不失时以偶。孝子不失时以养；外无旷夫，内无怨女；上无不慈之父，下无不孝之子；父子相成，夫妇相保；天下和平，国家安宁；人事备乎下，天道应乎上。故天不变经，地不易形，日月昭明，列宿有常；天施地化，阴阳和合；动以雷电，润以风雨，节以山川，均其寒暑，万民育生，各得其所，而制国用。故国有所安，地有所主，圣人刳木为舟，剡木为檝，以通四方之物，使泽人足乎水，山人足乎鱼，余衍之财有所流。故丰膏不独乐，硗确不独苦，虽遭凶年饥岁，禹汤之水旱，而民无冻饿之色。故生不乏用，死不转尸，夫是之谓乐。诗曰：“于铄王师，遵养时晦。”

能制天下，必能养其民也；能养其民者，为自养也。饮食适乎藏，滋味适乎气，劳佚适乎筋骨，寒暖适乎肌肤；然后气藏平，心术治，思虑得，喜怒时，起居而游乐，事时而用足，夫是之谓能自养者也。故圣人不淫佚侈靡者，非鄙夫色而爱财用也，养有适，过则不乐，故不为也。是以夏不数浴，非爱水也；冬不频汤，非爱火也；不高台榭，非无土木也；不大钟鼎，非无金锡也；不沈于酒，不贪于色，非辟丑也；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，可以为天下法矣。故用不靡财，足以养其生，而天下称其仁也；养不害性，足以成教，而天下称其义也；适情辟余，不求非其有，而天下称其廉也；行成不可掩，息刑不可犯，执一道而轻万物，天下称其勇也。四行在乎民，居则婉愉，怒则胜敌；故审其所以养，而治道具矣；治道具，而远近畜矣。诗曰：“于铄王师，遵养时晦。”言相养者之至于晦也。

公仪休相鲁而嗜鱼，一国人献鱼而不受。其弟谏曰：“嗜鱼不受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夫欲嗜鱼，故不受也。受鱼而免于相，则不能自给鱼；无受而不免于相，长自给于鱼。”此明于鱼为己者也。故老子曰：“后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无私乎？故能成其私。”诗曰：“思无邪。”此之谓也。

传曰：鲁有父子讼者、康子欲杀。孔子曰：“未可杀也。夫民父子讼之为不义久矣，是则上失其道，上有道，是人亡矣。”讼者闻之，请无讼。康子曰：“治民以孝，杀一不义，以僇不孝，不亦可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否。不教而听其狱，杀不辜也；三军大败，不可诛也；狱谳不治，不可刑也。上陈之教，而先服之，则百姓从风矣；邪行不从，然后俟之以刑，则民知罪矣。夫一仞之墙，民不能踰，百仞之山，童子登游焉，凌迟故也。今其仁义之陵迟久矣，能谓民无踰乎？诗曰：‘俾民不迷。’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，是以威厉而刑措不用也。故形其仁义，谨其教道，使民目晰焉而见之，使民耳晰焉而闻之，使民心晰焉而知之，则道不迷，而民志不惑矣。诗曰：‘示我显德行。’故道义不易，民不由也；礼乐不明，民不见也。诗曰：‘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。’言其易也。‘君子所履，小人所视。’言其明也。‘睠言顾之，潸焉出涕。’哀其不闻礼教而就刑诛也。夫散其本教，而施之刑辟，犹决其牢，而发以毒矢也，不亦哀乎！故曰：未可杀也。昔者、先王使民以礼，譬之如御也，刑者，鞭策也，今犹无辔衔而鞭策以御也，欲马之进，则策其后，欲马之退，则策其前，御者以劳，而马亦多伤矣。今犹此也，上忧劳而民多罹刑。诗曰：‘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！’为上无礼，则不免乎患；为下无礼，则不免乎刑；上下无礼，胡不遄死！”康子避席再拜曰：“仆虽不敏，请承此语矣。”孔子退朝，门人子路难曰：“父子讼、道邪？”孔子曰：“非也。”子路曰：“然则夫子胡为君子而免之也？”孔子曰：“不戒责成，害也，慢令致期，暴也，不教而诛、贼也。君子为政，避此三者。且诗曰：‘载色载笑，匪怒伊教。’”

当舜之时，有苗不服，其不服者，衡山在南，岐山在北，左洞庭之波，右彭泽之水，由此险也。以其不服，禹请伐之，而舜不许，曰：“吾喻教犹未竭也。”久喻教，而有苗民请服。天下闻之，皆

薄禹之义，而美舜之德。诗曰：“载色载笑，匪怒伊教。”舜之谓也。问曰：“然则禹之德不及舜乎？”曰：“非然也。禹之所以请伐者，欲彰舜之德也。故善则称君，过则称己，臣下之义也。假使禹为君，舜为臣，亦如此而已矣。夫禹可谓达乎为人臣之大体也。”

季孙氏之治鲁也，众杀人，而必当其罪；多罚人，而必当其过。子贡曰：“暴哉！治乎！”季孙闻之，曰：“吾杀人，必当其罪；罚人，必当其过。先生以为暴，何也？”子贡曰：“夫奚不若子产之治郑，一年而负罚之过省，二年而刑杀之罪亡，三年而库无拘人。故民归之，如水就下；爱之、如孝子敬父母。子产病，将死，国人皆吁嗟，曰：‘谁可使代子产死者乎？’及其不免死也，士大夫哭之于朝，商贾哭之于市，农夫哭之于野。哭子产者皆如丧父母。今窃闻夫子疾之时，则国人喜，活则国人皆骇。以死相贺，以生相恐，非暴而何哉！赐闻之：托法而治，谓之暴；不戒致期，谓之虐；不教而诛，谓之贼；以身胜人，谓之责。责者失身，贼者失臣，虐者失政，暴者失民。且赐闻：居上位，行此四者而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”于是季孙稽首谢曰：“谨闻命矣。”诗曰：“载色载笑，匪怒伊教。”

问者曰：“夫智者何以乐于水也？”曰：“夫水者，缘理而行，不遗小间，似有智者；动而下之，似有礼者；蹈深不疑，似有勇者；障防而清，似知命者；历险致远，卒成不毁，似有德者。天地以成，群物以生，国家以宁，万事以平，品物以正。此智者所以乐于水也。”诗曰：“思乐泮水，薄采其茆。鲁侯戾止，在泮饮酒。”乐水之谓也。

问者曰：“夫仁者何以乐于山也？”曰：“夫山者、万民之所瞻仰也。草木生焉，万物植焉，飞鸟集焉，走兽休焉，四方益取与焉，出云道风，嵷乎天地之间。天地以成，国家以宁。此仁者所以乐于山也。”诗曰：“太山岩岩，鲁邦所瞻。”乐山之谓也。

传曰：晋文公尝出亡，反国，三行赏而不及陶叔狐。陶叔狐谓咎犯曰：“吾从而亡，十有一年，颜色黯黑，手足胼胝。今反国，三行赏，而我不与焉，君其忘我乎？其有大过乎？子试为我言之。”咎犯言之。文公曰：“噫！我岂忘是子哉！高明至贤，志行全成，湛我以道，说我以仁，变化我行，昭明我，使我为成人者，吾以为上赏。恭我以礼，防我以义，藩援我，使我不为非者，吾以为次。勇猛强武，气势自御，难在前则处在，难在后则处后，免我危难之中，吾以为次。然劳苦之士次之。诗曰：‘率履不越，遂视既发。’今不内自讼过，不悦百姓，将何锡之哉！”

夫诈人者曰：“古今异情，其所以治乱异道。”而众人皆愚而无知、陋而无度者也，于其所见，犹可欺也，况乎千岁之后乎！彼诈人者、门庭之间犹挟欺，而况乎千岁之上乎！然则圣人何以不可欺也？曰：圣人以己度人者也。以心度心，以情度情，以类度类，古今一也。类不悖，虽久同理，故性缘理而不迷也。夫五帝之前无传人，非无贤人，久故也；五帝之中无传政，非无善改，久故也；虞夏有传政，不如殷周之察也，非无善政，久故也。夫传者久则愈略，近则愈详，略则举大，详则举细。故愚者闻其大不知其细，闻其细不知其大，是以久而差。三王五帝，政之至也。诗曰：“帝命不违，至于汤齐。”言古今一也。

舜生于诸冯，迁于负夏，卒于鸣条，东夷之人也。文王生于岐周，卒于毕郢，西夷之人也。地之相去也，千有余里，世之相后也，千有余岁，然得志行乎中国，若合符节。孔子曰：“先圣后圣，其揆一也。”诗曰：“帝命不违，至于汤齐。”

孔子观于周庙，有欹器焉。孔子问于守庙者曰：“此谓何器也？”对曰：“此盖为宥座之器。”孔子曰：“闻宥座器满则覆，虚则欹，中则正，有之乎？”对曰：“然。”孔子使子路取水试之，满则覆，中则正，虚则欹。孔子喟然而叹曰：“呜呼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！”子路曰：“敢问持满有道乎？”孔子曰：“持满之道，抑而损之。”子路曰：“损之有道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德行宽裕者、守之以恭；土地广大者，守之以俭；禄位尊盛者，守之以卑，人众兵强者，守之以畏；聪明睿智者、守之以愚；博闻强记者，守之以浅。夫是之谓抑而损之。”诗曰：“汤降不迟，圣敬日跻。”

周公践天子之位，七年，布衣之士所贽而师者十人，所友见者十二人，穷巷白屋先见者四十九人，时进善者百人，教士千人，宫朝者万人。成王封伯禽于鲁，周公诫之曰：“往矣！子无以鲁国骄士。吾、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，成王之叔父也，又相天下，吾于天下，亦不轻矣。然一沐三握发，

一饭三吐哺，犹恐失天下之士。吾闻德行宽裕，守之以恭者荣；土地广大，守之以俭者安；禄位尊盛，守之以卑者贵；人众兵强，守之以畏者胜；聪明睿智，守之以愚者善；博闻强记，守之以浅者智。夫此六者、皆谦德也。夫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由此德也；不谦而失天下，亡其身者，桀纣是也；可不慎欤！故易有一道，大足以守天下，中足以守其国家，近足以守其身，谦之谓也。夫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福谦，人道恶盈而好谦。是以衣成则必缺〓，宫成则必缺隅，屋成则必加拙，示不成者、天道然也。易曰：'谦、亨、君子有终、吉。'诗曰：'汤降不迟，圣敬日跻。'诫之哉！其无以鲁国骄士也。"传曰：子路盛服以见孔子。孔子曰："由、疏疏者何也？昔者、江于汶，其始出也，不足以滥觞；及其至乎江之津也，不方舟，不避风，不可渡也，非其众川之多欤！今汝衣服其盛，颜色充满，天下有谁加汝哉！"子路趋出，改服而入，盖揖如也。孔子曰："由志之，吾语女；夫慎于言者不哗，慎于行者不伐。色知而有长者、小人也。故君子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言之要也；能之为能之，不能为不能，行之要也。言要则知，行要则仁，既知且仁，又何加哉！'诗曰："汤降不迟，圣敬日跻。"

君子行不贵苟难，说不贵苟察，名不贵苟传，惟其当之为贵。夫负石而赴河，行之难为者也，而申徒狄能之，君子不贵者，非礼义之中也。山渊平，天地比，齐秦袭，入乎耳，出乎口，钩有须，卵有毛，此说之难持者也，而邓〓惠施能之，君子不贵者，非礼义之中也。盗跖吟口，名声若日月，与舜禹俱传而不息，君子不贵者，非礼义之中也。故君子行不贵苟难，说不贵苟察，名不贵苟传，维其当之为贵。诗曰："不竞不絿，不刚不柔。"

伯夷叔齐目不视恶色，耳不听恶声；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；横政之所出，横民之所止，弗忍居也；思与乡人居，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。故闻伯夷之风者、贪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至柳下惠则不然，不羞污君，不辞小官；进不隐贤，必由其道；阨穷而不悯，遗佚而不怨；与乡人居，愉愉然不去也，虽袒裼裸裎于我侧，彼安能浼我哉！故闻柳下惠之风，鄙夫宽，薄夫厚。至乎孔子去鲁，迟迟乎其行也，可以去而去，可以止而止，去父母国之道也。伯夷、圣人之清者也，柳下惠、圣人之和者也，孔子、圣人之中者也。诗曰："不竞不絿，不刚不柔。"中庸和通之谓也。

王者之等赋正事，田野什一，关市讥而不征，山林泽梁，以时入而不禁。相地而正壤，理道而致贡。万物群来，无有流滞，以相通移。近者不隐其能，远者不疾其劳。虽幽间僻陋之国，莫不趋使而安乐之。夫是之谓王者之等赋正事。诗曰："敷政优优，百禄是遒。"

孙卿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之前。王曰："敢问兵之要？"临武君曰："夫兵之要，上得天时，下得地利，后之发，先之至，此兵之要也。"孙卿曰："不然。夫兵之要，在附亲士民而已。六马不和，造父不能以致远；弓矢不调，羿不能以中微；士民不亲附，汤武不能以战胜。由此观之，要在于附亲士民而已矣。"临武君曰："不然。夫兵之用，变故也，其所贵，谋诈也，善用之者，犹脱兔莫知其出；孙吴用之，无敌于天下。由此观之，岂待亲士民而后可哉！'孙卿曰："不然。君之所道者、诸侯之兵、谋臣之事也；臣之所道者、仁人之兵，圣王之事也。彼可诈者，必怠慢者也，君臣上下之际，突然有离德者也。夫以跖而诈桀，犹有工拙焉。以桀诈尧，如以指挠沸，以卵投石，抱羽毛而赴烈火，入则燋也，夫何可诈也！且夫暴国将孰与至哉？彼其与至者，必欺其民，民之亲我也，芬若椒兰，欢如父子，彼顾其上，如憯毒蜂虿之人，虽桀跖岂肯为其所至恶，贼其所至爱哉！是犹使人之子孙，自贼其父母也，彼则先觉其失，何可诈哉！且仁人之兵，聚则成卒，散则成列，延居则若莫邪之长刃，婴之者断，锐居则若莫邪之利锋，当之者溃，圆居则若丘山之不可移也，方居则若盘石之不可拔也，触之，摧角折节而退尔，夫何可诈也。诗曰：'武王载旆，有虔秉钺；如火烈烈，则莫我敢曷。'此谓汤武之兵也。"孝成王避席仰首曰："寡人虽不敏，请依先生之兵也。"

受命之士，正衣冠而立，俨然，人望而信之；其次、闻其言而信之；其次、见其行而信之；既见其行，而众皆不信，斯下矣。诗曰："慎与言矣，谓尔不信。"

昔者、不出户而知天下，不窥牖而见天道，非目能视乎千里之前，非耳能闻乎千里之外，以己之情量之也。己恶饥寒焉，则知天下之欲衣食也；己恶劳苦焉，则知天下之欲安佚也；己恶衰乏焉，则知天下之欲富足也。知此三者、圣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。故君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夫处饥

渴，苦血气，困寒暑，动肌肤，此四者，民之大害也，害不除，未可教御也。四体不掩，则鲜仁人；五藏空虚，则无立士。故先王之法，天子亲耕，后妃亲蚕，先天下忧衣与食也。诗曰："父母何尝？心之忧矣，之子无裳。"

韩诗外传卷四

纣作炮烙之刑。王子比干曰："主暴不谏，非忠也；畏死不言，非勇也。见过即谏，不用即死，忠之至也。"遂谏，三日不去朝，纣囚杀之。诗曰："昊天大怃，予慎无辜！"

桀为酒池，可以运舟；糟丘，足以望十里；而牛饮者三千人。关龙逢进谏曰："古之人君，身行礼义，爱民节财，故国安而身寿。今君用财若无穷，杀人若恐弗胜，君若弗革，天殃必降，而诛必至矣。君其革之！"立而不去朝。桀囚而杀之。君子闻之曰："天之命矣！"诗曰："昊天太怃，予慎无辜！"

有大忠者，有次忠者，有下忠者，有国贼者。以道覆君而化之，是谓大忠也；以德调君而辅之，是谓次忠也；以谏非君而怨之，是谓下忠也；不恤乎公道之达义，偷合苟同，以持禄养者，是谓国贼也。若周公之于成王，可谓大忠也；管仲之于桓公，可谓次忠也；子胥之于夫差，可谓下忠也；曹触龙之于纣，可谓国贼也。皆人臣之所为也，吉凶贤不肖之效也。诗曰："匪其止共，惟王之邛。"

哀公问取人。孔子曰："无取健，无取佞，无取口谗。健、骄也，佞、谄也，谗、诞也。故弓调然后求劲焉，马服然后求良焉，士信悫然后求知焉，士不信焉，又多知，譬之豺狼，其难以身近也。周书曰：'为虎傅翼也。'不亦殆乎！"诗曰：'匪其止共，惟王之邛。'言其不恭其职事，而病其主也。

齐桓公独以管仲谋伐莒，而国人知之。桓公谓管仲曰："寡人独为仲父言，而国人知之，何也？"管仲曰："意若国中有圣人乎！今东郭牙安在？"桓公顾曰："在此。"管仲曰："子有言乎？"东郭牙曰："然。"管仲曰："子何以知之？"曰："臣闻君子有三色，是以知之。"管仲曰："何谓三色？"曰："欢忻爱说，钟鼓之色也；愁悴哀忧，衰绖之色也；猛厉充实，兵革之色也。是以知之。"管仲曰："何以知其莒也？"对曰："君东南面而指，口张而不掩，舌举而不下，是以知其莒也。"桓公曰："善。诗曰：'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'"东郭先生曰："目者、心之符也，言者、行之指也。夫知者之于人也，未尝求知而后能知也，观容貌，察气志，定取舍，而人情毕矣。"诗曰："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"

今有坚甲利兵，不足以施敌破虏；弓良矢调，不足射远中微，与无兵等尔。有民不足强用严敌，与无民等尔。故盘石千里，不为有地；愚民百万，不为有民。诗曰："维南有箕，不可以簸扬；维北有斗，不可以挹酒浆。"

传曰：舜弹五弦之琴，以歌南风，而天下治。周平公酒不离于前，钟石不解于悬，而宇内亦治。匹夫百亩一室，不遑启处，无所移之也。夫以一人而兼听天下，其日有余而下治，是使人为之也。夫擅使人之权，而不能制众于下，则在位者，非其人也。诗曰："维南有箕，不可以簸扬；维北有斗，不可以挹酒浆。"言有位无其事也。

齐桓公伐山戎，其道过燕，燕君送之出境。桓公问管仲曰："诸侯相送，固出境乎？"管仲曰："非天子不出境。"桓公曰："然畏而失礼也。寡人不可使燕失礼。"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与之。诸侯闻之，皆朝于齐。诗曰："静恭尔位，好是正直。神之听之，介尔景福。"

韶用干戚，非至乐也；舜兼二女，非达礼也；封黄帝之子十九人，非法义也；往田号泣，未尽命也。以人观之则是也，以法量之则未也。礼曰："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。"诗曰："静恭尔位，正直是与，神之听之，式谷以女。"

礼者、治辩之极也，强国之本也，威行之道也，功名之统也，王公由之，所以一天下也，不由之，所以陨社稷也。是故坚甲利兵，不足以为武；高城深池，不足以为固；严令繁刑，不足以为威；由其道则行，不由其道则废。昔楚人蛟革犀兕以为甲，坚如金石，宛如钜蛇，惨若蜂虿，轻利刚疾，卒如飘风，然兵殆于垂沙，唐子死，庄蹻走，楚分为三四者，此岂无坚甲利兵也哉！所以统之非其道故也。汝淮以为险，江汉以为池，缘之以方城，限之以邓林，然秦师至于鄢郢举，若振槁然，是

岂无固塞限险也哉！其所以统之者、非其道故也。纣杀比干，而囚箕子，为炮烙之刑，杀戮无时，群下愁怨，皆莫冀其命，然周师至，令不行乎左右，而岂其无严令繁刑也哉！其所以统之者、非其道故也。若夫明道而均分之，诚爱而时使之，则下之应上，如影响矣；有不由命，然后俟之以刑，刑一人而天下服，下不非其上，知罪在己也。是以刑罚竞消，而威行如流者、无他，由是道故也。诗曰："自东自西，自南自北，无思不服。"如是则近者歌讴之，远者赴趋之，幽闲僻陋之国，莫不趋使而安乐之，若赤子之归慈母者、何也？仁刑义立，教诚爱深，礼乐交通故也。诗曰："礼仪卒度，笑语卒获。"

君人者、以礼分施，均遍而不偏，臣以礼事君，忠顺而不解，父宽惠而有礼，子敬爱而致恭，兄慈爱而见友，弟敬诎而不慢，夫照临而有别，妻柔顺而听从，若夫行之而不中道，即恐惧而自竦。此全道也，偏立则乱，具立则治。请问兼能之奈何？曰审礼。昔者、先王审礼以惠天下，故德及天地。动无不当。夫君子恭而不难，敬而不巩，贫穷而不约，富贵而不骄，应变而不穷，审之礼也。故君子于礼也，敬而安之；其于事也，经而不失；其于人也，宽裕寡怨而弗阿；其于仪也，修饰而不危；其应变也，齐给便捷而不累；其于百官伎艺之人也，不与争能而致用其功；其于天地万物也，不拂其所而谨裁其盛；其待上也，忠顺而不解；其使下也，均遍而不偏；其于交游也，缘类而有义；其于乡曲也，容而不乱。是故穷则有名，通则有功，仁义兼覆天下而不穷，明通天地、理万变而不疑，血气平和，志意广大，行义塞天地，仁知之极也，夫是谓先王审之礼也。若是、则老者安之，少者怀之，朋友信之，如赤子之归慈母也。曰：仁刑义立，教诚爱深，礼乐交通故也。诗曰："礼仪卒度，笑语卒获。"

晏子聘鲁，上堂则趋，授玉则跪。子贡怪之，问孔子曰："晏子知礼乎？今者晏子来聘鲁，上堂则趋，授玉则跪，何也？"孔子曰："其有方矣。待其见我，我将问焉。"俄而晏子至，孔子问之。晏子对曰："夫上堂之礼，君行一，臣行二。今君行疾，臣敢不趋乎！今君之授币也卑，臣敢不跪乎！"孔子曰："善。礼中又有礼。赐、寡使也，何足以识礼也！"诗曰："礼仪卒度，笑语卒获。"晏子之谓也。

古者八家而井田。方里为一井，广三百步，长三百步，为一里，其田九百亩。广一步、长百步，为一亩；广百步，长百步，为百亩。八家为邻，家得百亩，余夫各得二十五亩，家为公田十亩，余二十亩共为庐舍，各得二亩半。八家相保，出入更守，疾病相忧，患难相救，有无相贷，饮食相召，嫁娶相谋，渔猎分得，仁恩施行，是以其民和亲而相好。诗曰："中田有庐，疆场有瓜。"今或不然，令民相伍，有罪相伺，有刑相举，使构造怨仇，而民相残，伤和睦之心，贼仁恩，害士化，所和者寡，欲败者多，于仁道泯焉。诗曰："其何能淑，载胥及溺。"

天子不言多少，诸侯不言利害，大夫不言得丧，士不言通财货，不贾于道。故驷马之家，不持鸡豚之息，伐冰之家，不图牛马之入，千乘之君，不通货财，冢卿不修币施，大夫不为场圃，委积之臣，不贪市井之利。是以贫穷有所欢，而孤寡有所措手足也。诗曰："彼有遗秉，此有滞穗，伊寡妇之利。"

人主欲得善射及远中微，则悬贵爵重赏以招致之，内不阿子弟，外不隐远人，能中是者取之，是岂不谓之大道也哉！虽圣人弗能易也。今欲治国驭民，调一上下，将内以固城，外以拒难，治则制人，人弗能制，乱则危削灭亡可立待也。然而求卿相辅佐，独不如是之公，惟便僻比己之是用，岂不谓过乎！故有社稷，莫不欲安，俄则危矣，莫不欲存，俄则亡矣。古之国千余，今无数十，其故何也？莫不失于是也。故明主有私人以百金名珠玉，而无私以官职事业者，何也？曰：本不利所私也。彼不能而主使之，是闇主也；臣不能而为之，是诈臣也。主闇于上，臣诈于下，灭亡无日矣，俱害之道也。故惟明主能爱其所爱，闇主则必危其所爱。夫文王非无便辟亲己者，超然乃举太公于舟人而用之，岂私之哉！以为亲邪？则异族之人也；以为故耶？则未尝相识也；以为姣好耶？则太公年七十二，〓然而齿堕矣！然而用之者，文王欲立贵道，欲白贵名，兼制天下，以惠中国，而不可以独，故举是人而用之，贵道果立，贵名果白，兼制天下，立国七十一，姬姓独居五十二，周之子孙苟不狂惑，莫不为天下显诸侯，夫是之谓能爱其所爱矣。故惟明主能爱其所爱，闇主必危其所

爱，此之谓也。大雅曰："贻厥孙谋，以燕翼子。"小雅曰："死丧无日，无几相见。"危其所爱之谓也。

问者不告，告者勿问，有诤气者勿与论。必由其道至然后接之，非其道则避之。故礼恭然后可与言道之方，辞顺然后可与言道之理，色从然后可与言道之极。故未可与言而言，谓之瞽，可与言而不与言，谓之隐，君子不瞽，言谨其序。诗曰："彼交匪纾，天子所予。"言必交吾志然后予。

子为亲隐，义不得正；君诛不义，仁不得受。虽违仁害义，法在其中矣。诗曰："优哉游哉！亦是戾矣。"

齐桓公问于管仲曰："王者何贵？"曰："贵天。"桓公仰而视天。管仲曰："所谓天，非苍莽之天也。王者以百姓为天，百姓与之则安，辅之则强，非之则危，倍之则亡。诗曰：'民之无良，相怨一方。'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，不亡者、未之有也。"

善御者不忘其马，善射者不忘其弓，善为上者不忘其下。诚爱而利之，四海之内，阖若一家；不爱而利，子或杀父，而况天下乎！诗曰："民之无良，相怨一方。"

出则为宗族患，入则为乡里忧。诗曰："如蛮如髦，我是用忧。"小人之行也。

有君不能事，有臣欲其忠；有父不能事，有子欲其孝；有兄不能敬，有弟欲其从令。诗曰："受爵不让，至于己斯亡。"言能知于人，而不能自知也。

夫当世之愚，饰邪说，文奸言，以乱天下，欺惑众愚，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、则是范睢、魏牟、田文、庄周、慎到、田骈、墨翟、宋鈃、邓□、惠施之徒也。此十子者、皆顺非而泽，闻见杂博，然而不师上古，不法先王，按往旧造说，务自为工，道无所遇，而人相从，故曰：十子者之工说，说皆不足合大道，美风俗，治纲纪，然其持之各有故，言之皆有理，足以欺惑众愚，交乱朴鄙，则是十子之罪也。若夫总方略，一统类，齐言行，群天下之英杰，告之以大道，教之以至顺，隩要之间，衽席之上，简然圣王之文具，沛然平世之俗趋，工说者不能入也，十子者不能亲也，无置锥之地，而王公不能与争名，则是圣人之未得志者也，仲尼是也，〔一天下，财万物，长养人民，兼利天下，通达之属，莫不从服，工说者立息，十子者迁化，则圣人之得埶者，〕舜禹是也。仁人将何务哉？上法舜禹之制，下则仲尼之义，以务息十子之说，如是者、仁人之事毕矣，天下之害除矣，圣人之迹着矣。诗曰："雨雪瀌瀌，见晛曰消。"

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，小心则畏义而节；知则明达而类，愚则端悫而法；喜则和而治，忧则静而违；达则宁而容，穷则纳而详。小人大心则慢而暴，小心则淫而倾；知则攫盗而徼，愚则毒贼而乱；喜则轻易而快，忧则挫而慑；达则骄而偏，穷则弃而累；其肢体之序，与禽兽同节，言语之暴，与蛮夷不殊，出则为宗族患，入则为乡里忧。诗曰："如蛮如髦。我则用忧。"

传曰：爱由情出，谓之仁，节爱理宜，谓之义，致爱恭谨，谓之礼，文礼谓之容，礼容之美，自足以为治。故其言可以为民道，民从是言也；行可以为民法，民从是行也；书之于策，传之于志，万世子子孙孙道而不舍。由之则治，失之则乱，由之则生，失之则死。今夫肢体之序，与禽兽同节，言语之暴，与蛮夷不殊，混然无道，此明王圣主之所罪。诗曰："如蛮如髦，我是用忧。"

客有说春申君者曰："汤以七十里，文王百里，皆兼天下，一海内。今夫孙子者，天下之贤人也，君借之百里之势，臣窃以为不便于君。若何？"春申君曰："善。"于是使人谢孙子，去而之赵，赵以为上卿。客又说春申君曰："昔伊尹去夏之殷，殷王而夏亡；管仲去鲁而入齐，鲁弱而齐强。由是观之，夫贤者之所在，其君未尝不善，其国未尝不安也。今孙子、天下之贤人，何谓辞而去？"春申君又云："善。"于是使请孙子。孙子因伪喜谢之："鄙语曰：'疠怜王。'此不恭之语也，虽不可不审也，非比为劫杀死亡之主者也，夫人主年少而放，无术法以知奸，即大臣以专断图私，以禁诛于己也，故舍贤长而立幼弱，废正直而用不善。故春秋之志曰：楚王之子围聘于郑，未出境，闻王疾，返问疾，遂以冠缨绞王而杀之，因自立。齐崔杼之妻美，庄公通之，〔崔杼帅其党而攻庄公，庄公请与分国，〕崔杼不许，欲自刃于庙，〔崔杼又不许，〕庄公走出，踰于外墙，射中其股，遂杀而立其弟景公。近世所见，李兑用赵，饿主父于沙丘，百日而杀之。淖齿用齐，擢闵王之筋，而悬之于庙，宿昔而杀之。夫疠虽□肿痂疵，上比远世，未至绞颈射股也，下比近世，未至擢筋饿死也。夫劫杀

死亡之主，心之忧劳，形之苦痛，必甚于疠矣。由此观之，疠虽怜王，可也。”因为赋曰：“旋玉瑶珠不知佩，杂布与锦不知异，闾娵子都莫之媒，嫫母力父是之喜。以盲为明，以聋为聪，以是为非，以吉为凶。呜呼！上天！曷维其同！”诗曰：“上帝甚蹈，无自瘵焉。”

南苗异兽之?，犹犬羊也，与之于人，犹死之药也，安旧侈质，习贯易性而然也。夫狂者自龁，忘其非刍豢也，饭土，忘其非粱饭也，然则楚之狂者楚言，齐之狂者齐言，习使然也。夫习之于人，微而着，深而固，是畅于筋骨，贞于胶漆，是以君子务为学也。诗曰：“既见君子，德音孔胶。”

孟子曰：“仁、人心也，义、人路也。舍其路弗由，放其心而弗求。人有鸡犬放，则知求之，有放心，而不知求，其于心为不若鸡犬哉！不知类之甚矣，悲矣！终亦必亡而已矣。故学问之道无他焉，求其放心而已。”诗曰：“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？”

道虽近，不行不至；事虽小，不为不成；每自多者，出人不远矣。夫巧弓在此手也，传角被筋，胶漆之和，即可以为万乘之宝也。及其彼手，而贾不数铢。人同材钧，而贵贱相万者、尽心致志也。诗曰：“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？”

传曰：诚恶恶，知刑之本，诚善善，知敬之本。惟诚感神，达乎民心，知刑敬之本，则不怒而威，不言而信，诚、德之主也。诗曰：“鼓钟于宫，声闻于外。”

孔子见客，客去。颜渊曰：“客、仁也。”孔子曰：“恨兮其心，颡兮其口，仁则吾不知也，言之所聚也。”颜渊蹴然变色。曰：“良玉度尺，虽有十仞之土，不能掩其光；良珠度寸，虽有百仞之水，不能掩其莹。夫形、体也，色、心也，闵闵乎其薄也。苟有温良在中，则眉睫着之矣；疵瑕在中，则眉睫不能匿之。诗曰：“鼓钟于宫，声闻于外。”

伪诈不可长，空虚不可守，朽木不可雕，情亡不可久。诗曰：“钟鼓于宫，声闻于外。”言有中者必能见外也。

所谓庸人者，口不能道乎善言，心不能知先王之法，动作而不知所务，止立而不知所定，日选于物，而不知所贵，不知选贤人善士而托其身焉，从物而流，不知所归，五藏无政，心从而坏遂不反，是以动而形危，静则名辱。诗曰：“之子无良，二三其德。”

客有见周公者，应之于门曰：“何以道旦也？”客曰：“在外即言外，在内即言内，入乎？将毋？”周公曰：“请入。”客曰：“立即言义，坐即言仁，坐乎？将毋？”周公曰：“请坐。”客曰：“疾言则翕翕，徐言则不闻，言乎？将毋？”周公唯唯，旦也踰。明日兴师而诛管蔡。故客善以不言之说，周公善听不言之说，若周公可谓能听微言矣。故君子之告人也微，其救人之急也婉。诗曰：“岂敢惮行？畏不能趋。”

韩诗外传卷五

子夏问曰：“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？”孔子曰：“关雎至矣乎！夫关雎之人，仰则天，俯则地，幽幽冥冥，德之所藏，纷纷沸沸，道之所行，如神龙变化，斐斐文章。大哉！关雎之道也，万物之所系，群生之所悬命也，河洛出图书，麟凤翔乎郊，不由关雎之道，则关雎之事将奚由至矣哉！夫六经之策，皆归论汲汲，盖取之乎关雎，关雎之事大矣哉！冯冯翊翊，自东自西，自南自北，无思不服。子其勉强之，思服之，天地之间，生民之属，王道之原，不外此矣。”子夏喟然叹曰：“大哉！关雎乃天地之基也。”诗曰：“钟鼓乐之。”

孔子抱圣人之心，彷徨乎道德之城，逍遥乎无形之乡。倚天理，观人情，明终始，知得失，故兴仁义，厌势利，以持养之。于是周室微，王道绝，诸侯力政，强劫弱，众暴寡，百姓靡安，莫之纪纲，礼仪废坏，人伦不理，于是孔子自东自西，自南自北，匍匐救之。

王者之政，贤能不待次而举，不肖不待须臾而废，元恶不待教而诛，中庸不待政而化。分未定也，则有昭穆。虽公卿大夫之子孙也，行绝礼仪，则归之庶人。遂倾覆之民，牧而试之。虽庶民之子孙也，积学而正身，行能礼仪，则归之士大夫。敬而待之，安则蓄，不安则弃。反侧之民，上收而事之，官而衣食之，王覆无遗，材行反时者，死之无赦，谓之天诛。是王者之政也。诗曰：“人而无仪，不死何为！”

君者、民之源也，源清则流清，源浊则流浊。故有社稷者、不能爱其民，而求民亲己爱己，不可得也。民不亲不爱，而求为己用，为己死，不可得也。民弗为用，弗为死，而求兵之劲，城之固，不可得也。兵不劲，城不固，而欲不危削灭亡，不可得也。夫危削灭亡之情，皆积于此，而求安乐是闻，不亦难乎！是枉生者也。悲夫！枉生者不待时而灭亡矣。故人主欲强固安乐，莫若反己；欲附下一民，则莫若及之政；欲修政美俗，则莫若求其人。彼其人者，生今之世，而志乎古之世，以天下之王公莫之好也，而是子独好之；以民莫之为也，而是子独为之也。抑为之者穷，而是子犹为之，而无是须臾怠焉差焉。独明夫先王所以遇之者，所以失之者，知国之安危臧否，若别白黑，则是其人也。人主欲强固安乐，则莫若与其人为之，巨用之，则天下为一，诸侯为臣；小用之，则威行邻国，莫之能御。若殷之用伊尹，周之遇太公，可谓巨用之矣；齐之用管仲，楚之用孙叔敖，可为小用之矣。巨用之者如彼，小用之者如此也。故曰："粹而王，驳而霸，无一而亡。"诗曰："四国无政，不用其良。"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

造父、天下之善御者矣，无车马，则无所见其能。羿、天下之善射者矣，无弓矢，则无所见其巧。彼大儒者、调一天下者也，无百里之地，则无所见其功。夫车固马选，而不能致千里者、则非造父也。弓调矢直，而不能射远中微，则非羿也。用百里之地，而不能调一天下，制四夷者，则非大儒也。彼大儒者、虽隐居穷巷陋室，无置锥之地，而王公不能与争名矣；用百里之地，则千里国不与之争胜矣；棰笞暴国，一齐天下，莫之能倾，是大儒之勋。其言有类，其行有礼，其举事无悔，其持检应变曲当，与时迁徙，与世偃仰，千举万变，其道一也，是大儒之稽也。故有俗人者、有俗儒者、有雅儒者、有大儒者。耳不闻学，行无正义，迷迷然以富利为隆，是俗人也。逢衣博带，略法先王，而足乱世，术谬学杂，其衣冠言行，为已同于世俗，而不知其恶也，言谈议说，已无异于老墨，而不知分，是俗儒者也。法先王，一制度，言行有大法，而明不能济法教之所不及、闻见之所未至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内不自诬，外不诬人，以是尊贤敬法，而不敢怠傲焉，是雅儒者也。法先王，依礼义，以浅持博，以一行万；苟有仁义之类，虽鸟兽若别黑白；奇物变?，所未尝闻见，卒然起一方，则举统类以应之，无所疑；援法而度之，奄然如合符节，是大儒者也。故人主用俗人，则万乘之国亡；用俗儒，则万乘之国存；用雅儒，则千里之国安；用大儒，则百里之地久，而三年，天下诸侯为臣；用万乘之国，则举错定于一朝之间。诗曰："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"文王亦可谓大儒已矣。

楚成王读书于殿上，而伦扁在下，作而问曰："不审主君所读何书也？"成王曰："先圣之书。"伦扁曰："此真先圣王之糟粕耳！非美者也。"成王曰："子何以言之？"伦扁曰："以臣轮言之。夫以规为圆，矩为方，此其可付乎子孙者也。若夫合三木而为一，应乎心，动乎体，其不可得而传者也。则凡所传，真糟粕耳。故唐虞之法，可得而考也，其喻人心，不可及矣。"诗曰："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。"其孰能及之！

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子而不进。师襄子曰："夫子可以进矣！"孔子曰："丘已得其曲矣，未得其数也。"有间，曰："夫子可以进矣！"曰："丘已得其数矣，未得其意也。"有间，复曰："夫子可以进矣！"曰："丘已得其人矣，未得其类也。"有间，曰："邈然远望，洋洋乎！翼翼乎！必作此乐也，默然思，戚然而怅，以王天下，以朝诸侯者，其惟文王乎？"师襄子避席再拜曰："善！师以为文王之操也。"孔子持文王之声，知文王之为人。师襄子曰："敢问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？"孔子曰："然。夫仁者好伟，和者好粉，智者好弹，有殷懃之意者好丽。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。"

传曰：闻其末而达其本者、圣也。纣之为主，劳民力，冤酷之令加于百姓，憯凄之恶施于大臣，群下不信，百姓疾怨，故天下叛，而愿为文王臣，纣自取之也。夫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及周师至，而令不行乎左右，悲夫！当是之时，索为匹夫，不可得也。诗曰："天位殷适，使不侠四方。"

夫五色虽明，有时而渝；丰交之木，有时而落；物有成衰，不得自若。故三王之道，周而复始，穷则反本，非务变而已，将以止恶扶微，绌缪沦非，调和阴阳，顺万物之宜也。诗曰："勉勉我王，纲纪四方。"

礼者、则天地之体，因人情而为之节文者也。无礼，何以正身？无师、安知礼之是也。礼然而

然，是情安于礼也；师云而云，是知若师也。情安礼，知若师，则是君子之道。言中伦，行中理，天下顺矣。诗曰：“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”

上不知顺孝，则民不知反本。君不知敬长，则民不知贵亲。禘祭不敬，山川失时，则民无畏矣。不教而诛，则民不识劝也。故君子修身及孝，则民不倍矣。敬孝达乎下，则民知慈爱矣。好恶喻乎百姓，则下应其上，如影响矣。是则兼制天下，定海内，臣万姓之要法也，明王圣主之所不能须臾而舍也。诗曰：“成王之孚，下土之式，永言孝思，孝思惟则。”

成王之时，有三苗贯桑而生，同为一秀，大几满车，长几充箱。成王问周公曰：“此何物也？”周公曰：“三苗同一秀，意者、天下殆同一也。”比几三年，累有越尝氏重九译而至，献白雉于周公：“道路悠远，山川幽深，恐使人之未达也，故重译而来。”周公曰：“吾何以见赐也？”译曰：“吾受命国之黄发曰：‘久矣！天之不迅风疾雨也，海不波溢也，三年于兹矣！意者、中国殆有圣人，盍往朝之！’于是来也。”周公乃敬求其所以来。诗曰：“于万斯年，不遐有佐”。

登高临深，远见之乐，台榭不如丘山所见高也；平原广望，博观之乐，沼池不如川泽所见博也。劳心苦思，从欲极好，靡财伤情，毁名损寿，悲夫伤哉！穷君之反于是道，而愁百姓。诗曰：“上帝板板，下民卒瘅。”

儒者、儒也，儒之为言无也，不易之术也，千举万变，其道不穷，六经是也。若夫君臣之义，父子之亲，夫妇之别，朋友之序，此儒者所谨守、日切磋而不舍也。虽居穷巷陋室之下，而内不足以充虚，外不足以盖形，无置锥之地，明察足以持天下，大举在人上，则王公之材也，小用使在位，则社稷之臣也，虽岩居穴处，而王侯不能与争名，何也？仁义之化存尔。如使王者听其言，信其行，则唐虞之法可得而观，颂声可得而听。诗曰：“先民有言，询于刍荛。”取谋之博也。

传曰：天子居广厦之下，帷帐之内，旃茵之上，被?舄，视不出阃，莽然而知天下者，以其贤左右也。故独视不若与众视之明也，独听不若与众听之聪也，独虑不若与众虑之工也。故明主使贤臣辐凑并进，所以通中正而致隐居之士。诗曰：“先民有言，询于刍荛。”此之谓也。

天设其高，而日月成明；地设其厚，而山陵成名；上设其道，而百事得序。自周衰坏以来，王道废而不起，礼义绝而不继。秦之时，非礼义，弃诗书，略古昔，大灭圣道，专为苟妄，以贪利为俗，以较猎为化，而天下大乱，于是兵作而火起，暴露居外，而民以侵渔遏夺相攘为服习，离圣王光烈之日久远，未尝见仁义之道，被礼义之风，是以嚚顽无礼，而肃敬日益凌迟，以威武相摄，妄为佞人，不避祸患，此其所以难治也。人有六情：目欲视好色，耳欲听宫商，鼻欲嗅芬香，口欲嗜甘旨，其身体四肢欲安而不作，衣欲被文绣而轻暖，此六者、民之六情也，失之则乱，从之则穆。故圣王之教其民也，必因其情，而节之以礼，必从其欲，而制之以义，义简而备，礼易而法，去情不远，故民之从命也速。孔子知道之易行，曰：“诗云：‘牖民孔易。’非虚辞也。”

?之性为丝，弗得女工燔以沸汤，抽其统理，不成为丝。卵之性为雏，不得良鸡覆伏孚育，积日累久，则不成为雏。夫人性善，非得明王圣主扶携，内之以道，则不成为君子。诗曰：“天生蒸民，其命匪谌。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”言惟明王圣主然后使之然也。

智如泉源，行可以为表仪者、人师也。智可以砥，行可以为辅弼者、人友也。据法守职，而不敢为非者、人吏也。当前决意，一呼再喏者、人隶也。故上主以师为佐，中主以友为佐，下主以吏为佐，危亡之主以隶为佐。语曰：“渊广者、其鱼大，主明者，其臣慧，相观而志合，必由其中。”故同明相见，同音相闻，同志相从，非贤者莫能用贤。故辅弼左右所任使者、有存亡之机，得失之要也，可无慎乎！诗曰：“不明尔德，时无背无侧；尔德不明，以无陪无卿。”

昔者，禹以夏王，桀以夏亡；汤以殷王，纣以殷亡。故无常安之国，宜治之民，得贤则昌，不肖则亡，自古及今，未有不然者也。夫明镜者、所以照形也；往古者、所以知今也。夫知恶往古之所以危亡，而不袭蹈其所以安存者、则无以异乎却行而求逮于前人。鄙语曰：“不知为吏，视已成事。”或曰：“前车覆，后车不诫，是以后车覆也。”故夏之所以亡者、而殷为之，殷之所以亡者、而周为之。故殷可以鉴于夏，而周可以鉴于殷。诗曰：“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”

传曰：骄溢之君寡忠，口惠之人鲜信。故盈把之木无合拱之枝，荣泽之水无吞舟之鱼，根浅则

枝叶短，本绝则枝叶枯。诗曰：“枝叶未有害，本实先拨。”祸福自己出也。

水渊深广，则龙鱼生之；山林茂盛，则禽兽归之；礼义修明，则君子怀之。故礼及身而行修，礼及国而政明。能以礼扶身，则贵名自扬，天下顺焉，令行禁止，而王者之事毕矣。诗曰：“有觉德行，四国顺之。”夫此之谓也。

孔子曰：“夫谈说之术：齐庄以立之，端诚以处之，坚强以待之，辟称以喻之，分以明之，欢忻芬芳以送之，宝之珍之，贵之神之，如是、则说恒无不行矣，夫是之谓能贵其所贵。若夫无类之说，不形之行，不赞之辞，君子慎之。”诗曰：“无易由言，无曰苟矣。”

夫百姓内不乏食，外不患寒，则可教御以礼义矣。诗曰：“蒸畀祖妣，以洽百礼。”百礼洽则百意逐，百意逐则阴阳调，阴阳调则寒暑均，寒暑均则三光清，三光清则风雨时，风雨时则群生宁，如是、则天道得矣。是以不出户而知天下，不窥牖而知天道。诗曰：“惟此圣人，瞻言百里。于铄王师，遵养时晦。”言相养之至于晦也。

天有四时：春夏秋冬，风雨霜露，无非教也。清明在躬，气志如神，嗜欲将至，有开必先。天降时雨，山川出云。诗曰：“崧高维岳，骏极于天。维岳降神，生甫及申。维申及甫，维周之翰。四国于蕃，四方于宣。”此文武之德也。三代之王也，必先其令名。诗曰：“明明天子，令闻不己。矢其文德，洽此四国。”此大王之德也。

蓝有青，而丝假之，青于蓝；地有黄，而丝假之，黄于地。蓝青地黄，犹可假也，仁义之事，不可假乎哉！东海之鱼，名曰鲽，比目而行，不相得，不能达。北方有兽，名曰娄，更食而更视，不相得，不能饱。南方有鸟，名曰鹣，比翼而飞，不相得，不能举。西方有兽，名曰蟨，前足鼠，后足兔，得甘草，必衔以遗蛩蛩距虚，其性非能蛩蛩距虚，将为假之故也。夫鸟兽鱼犹相假，而况万乘之主而独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，与之为伍，则岂不病哉！故曰：以明扶明，则升于天；以明扶闇，则归其人；两瞽相扶，不伤墙木，不陷井阱，则其幸也。诗曰：“惟彼不顺，往以?垢。”闇行也。

福生于无为，而患生于多欲。知足、然后富从之，德宜君人，然后贵从之。故贵爵而贱德者，虽为天子，不尊矣；贪物而不知止者，虽有天下，不富矣。夫土地之生不益，山泽之出有尽，怀不富之心，而求不益之物；挟百倍之欲，而求有尽之财，是桀纣所以失其位也。诗曰：“大风有隧，贪人败类。”

哀公问于子夏曰：“必学然后可以安国保民乎？”子夏曰：“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，未之有也。”哀公曰：“然则五帝有师乎？”子夏曰：“臣闻黄帝学乎大坟，颛顼学乎禄图，帝喾学乎赤松子，尧学乎务成子附，舜学乎尹寿，禹学乎西王国，汤学乎贷乎相，文王学乎锡畴子斯，武王学乎太公，周公学乎虢叔，仲尼学乎老聃。此十一圣人，未遭此师，则功业不能着乎天下，名号不能传乎后世者也。”诗曰：“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。”

德也者、包天地之大，配日月之明，立乎四时之周，临乎阴阳之交。寒暑不能动也，四时不能化也，歛乎太阴而不湿，散乎太阳而不枯。鲜洁清明而备，严威毅疾而神，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间者、德也，微圣人，其孰能与于此矣。诗曰：“德輶如毛，民鲜克举之。”

如岁之旱，草不溃茂，然天勃然兴云，沛然下雨，则万物无不兴起之者。民非无仁义根于心者也，王政怵迫，而不得见，忧郁而不得出。圣王在，彼?舄，视不出合，而天下随，倡而天下和，何如在此，有以应哉！诗曰：“如彼岁旱，草不溃茂。”

“道者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君之所道也。”“君者，何也？”曰：“群也。为天下万物而除其害者、谓之君。”“王者何也？”曰：“往也。天下往之，谓之王。”曰：“善养生者、故人尊之；善辩治人者，故人安之；善显设人者、故人亲之；善粉饰人者、故人乐之。四统者具，天下往之，四统无一，而天下去之，往之谓之王，去之谓之亡，故曰：道存则国存，道亡则国亡。夫省工商，众农人，谨盗贼，除奸邪，是所以生养之也。天子三公，诸侯一相，大夫擅官，士保职，莫不治理，是所以辩治之也。决德而定次，量能而授官，贤以为三公，贤以为诸侯，次则为大夫，是所以显设之也。修冠弁衣裳，黼黻文章，琱琢刻镂，皆有等差，是所以粉饰之也。故自天子至于庶人，莫不称其能，得

其意，安乐其事，是所同也。若夫重色而成文，累味而备珍，则圣人所以分贤愚，明贵贱。故道得则泽流群生，而福归王公，泽流群生，则下安而和，福归王公，则上尊而荣，百姓皆怀安和之心，而乐戴其上，夫是之谓下治而上通，下治而上通，颂声之所以兴也。”诗曰：“降福简简，威仪反反。既醉既饱，福禄来反。”

圣人养一性而御夫气，持一命而节滋味，奄治天下，不遗其小，存其精神，以补其中，谓之士。诗曰：“不竞不絿，不刚不柔。”言得中也。

朝廷之士为禄，故入而不出，山林之士为名，故往而不返。入而亦能出，往而亦能返，通移有常，圣也。诗曰：“不竞不絿，不刚不柔。”言得中也。

孔子侍坐于季孙。季孙之宰通曰：“君使人假马，其与之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吾闻君取于臣，谓之取，不曰假。”季孙悟，告宰通曰：“今以往，君有取，谓之取，无曰假。”孔子曰正假马之言，而君臣之义定矣。论语曰：“必也正名乎！”诗曰：“君子无易由言。”

韩诗外传卷六

比干谏而死。箕子曰：“知不用而言，愚也，杀身以彰君之恶，不忠也。二者不可，然且为之，不祥莫大焉。”遂解发佯狂而去。君子闻之，曰：“劳矣！箕子！尽其精神，竭其忠爱，见比干之事，免其身，仁知之至。”诗曰：“人亦有言，靡哲不愚。”

齐桓公见小臣，三往不得见。左右曰：“夫小臣、国之贱臣也，君三往而不得见，其可已矣！”桓公曰：“恶！是何言也！吾闻之：布衣之士不欲富贵，不轻身于万乘之君；万乘之君不好仁义，不轻身于布衣之士。纵夫子不欲富贵，可也，吾不好仁义、不可也。”五往而得见也。天下诸侯闻之，谓桓公犹下布衣之士，而况国君乎！于是相率而朝，靡有不至。桓公之所以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者、此也。诗曰：“有觉德行，四国顺之。”

赏勉罚偷，则民不怠；兼听齐明，则天下归之。然后明其分职，考其事业，较其官能，莫不理法，则公道达而私门塞，公义立而私事息。如是、则持厚者进，而佞谄者止，贪戾者退，而廉洁者起。周制曰：“先时者、死无赦；不及时者、死无赦。”人习事而因，人之事，使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错也。故曰：职分而民不慢，次定而序不乱，兼听齐明而百事不留。如是、则群下百吏莫不修己然后敢安仕，成能然后敢受职，小人易心，百姓易俗，奸宄之属，莫不反悫，夫是之谓政教之极，则不可加矣。诗曰：“吁谟定命，远犹辰告。敬慎威仪，惟民之则。”

子路治蒲三年，孔子过之。入境而善之，曰：“由恭敬以信矣。”入邑，曰：“善哉！由忠信以宽矣。”至庭，曰：“善哉！由明察以断矣。”子贡执辔而问曰：“夫子未见由，而三称善，可得闻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入其境，田畴草莱甚辟，此恭敬以信，故民尽力。入其邑，墉屋甚尊，树木甚茂，此忠信以宽，其民不偷。其庭甚闲，此明察以断，故民不扰也。”诗曰：“夙兴夜寐，洒扫庭内。”

古者有命：民之有能敬长怜孤、取舍好让、居事力者、命于其君，然后命得乘饰车骈马，未得命者、不得乘饰车骈马，皆有罚。故民虽有余财侈物，而无礼义功德，则无所用。故皆兴仁义而贱财利，贱财利则不争，不争则强不陵弱，众不暴寡，是君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，民莫犯法，而乱斯止矣。诗曰：“质尔人民，谨尔侯度，用戒不虞。”

天下之辩，有三至五胜，而辞置下。辩者、别殊类，使不相害；序异端，使不相悖；输公通意，扬其所谓，使人预知焉，不务相迷也。是以辩者不失所守，不胜者得其所求，故辩可观也。夫繁文以相假，饰辞以相悖，数譬以相移，外人之身，使不得反其意，则论便然后害生也。夫不疏其指而弗知，谓之隐；外意外身，谓之讳；几廉倚跌，谓之移；指缘谬辞，谓之苟；四者所不为也，故理可同睹也。夫隐讳移苟，争言竞为而后息，不能无害其为君子也，故君子不为也。论语曰：“君子于其言，无所苟而已矣。”诗曰：“无易由言，无曰苟矣。”

吾语子：“夫服人之心，高上尊贵，不以骄人；聪明圣知，不以幽人；勇猛强武不以侵人；齐给便捷，不以欺诬人。不能则学，不知则问，虽知必让，然后为知。遇君则修臣下之义，出乡则修长幼之义，遇长老则修弟子之义，遇等夷则修朋友之义，遇少而贱者则修告道宽裕之义。故无不爱也，

无不敬也，无与人争也，旷然而天地苞万物也。如是、则老者安之，少者怀之、朋友信之。”诗曰：“惠于朋友，庶民小子。子孙绳绳，万民靡不承。”

仁者必敬其人。敬其人有道，遇贤者则爱亲而敬之，遇不肖者则畏疏而敬之。其敬一也，其情二也。若夫忠信端悫而不害伤，则无接而不然，是仁之质也。仁以为质，义以为理，开口无不可以为人法式者。诗曰：“不僭不贼，鲜不为则。”

子曰：“不学而好思，虽知不广矣；学而慢其身，虽学不尊矣。不以诚立，虽立不久矣；诚未着而好言，虽言不信矣。美材也，而不闻君子之道，隐小物以害大物者，灾必及身矣。”诗曰：“其何能淑，载胥及溺。”

民劳思佚，治暴思仁，刑危思安，国乱思天。诗曰：“靡有旅力，以念穹苍。”

问者曰：“古之谓知道者曰先生，何也？”“犹言先醒也。不闻道术之人，则冥于得失，不知乱之所由，眊眊乎其犹醉也。故世主有先生者，有后生者、有不生者。昔者、楚庄王谋事而居有忧色。申公巫臣问曰：‘王何为有忧也？’庄王曰：‘吾闻诸侯之德，能自取师者王，能自取友者霸，而与居不若其身者亡。以寡人之不肖也，诸大夫之论，莫有及于寡人，是以忧也。’庄王之德宜君人，威服诸侯，日犹恐惧，思索贤佐。此其先生者也。昔者、宋昭公出亡，谓其御曰：‘吾知其所以亡矣。’御者曰：‘何哉？’昭公曰：‘吾被服而立，侍御者数十人，无不曰：吾君、丽者也。吾发言动事，朝臣数百人，无不曰：吾君、圣者也。吾外内不见吾过失，是以亡也。’于是改操易行，安义行道，不出二年，而美闻于宋，宋人迎而复之，谥为昭。此其后生者也。昔郭君出郭，谓其御者曰：‘吾渴，欲饮。’御者进清酒。曰：‘吾饥，欲食。’御者进干脯梁糗。曰：‘何备也！’御者曰：‘臣储之。’曰：‘奚储之？’御者曰：‘为君之出亡，而道饥渴也。’曰：‘子知吾且亡乎？’御者曰：‘然。’曰：‘何不以谏也？’御者曰：‘君喜道谀，而恶至言。臣欲进谏，恐先郭亡，是以不谏也。’郭君作色而怒曰：‘吾所以亡者、诚何哉？’御转其辞曰：‘君之所以亡者、太贤。’曰：‘夫贤者所以不为存而亡者、何也？’御曰：‘天下无贤而独贤，是以亡也。’伏轼而叹曰：‘嗟乎！失贤人者如此乎？’于是身倦力解，枕御膝而卧，御自易以备，疏行而去。身死中野，为虎狼所食。此其不生者也。故先生者、当年霸，楚庄王是也。后生者、三年而复，宋昭公是也。不生者、死中野，为虎狼所食，郭君是也。有先生者、有后生者、有不生者。”诗曰：“听言则对，诵言如醉。”

田常弑简公，乃盟于国人，曰：“不盟者、死及家。”石他曰：“古之事君者、死其君之事。舍君以全亲，非忠也；舍亲以死君之事，非孝也；他则不能。然不盟，是杀吾亲也，从人而盟，是背吾君也。呜呼！生乱世，不得正行；劫乎暴人，不得全义，悲夫！”乃进盟，以免父母；退伏剑，以死其君。闻之者曰：“君子哉！安之命矣！”诗曰：“人亦有言；进退维谷。”石先生之谓也。

易曰：“困于石，据于蒺藜，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，凶。”此言困而不见据贤人者也。昔者、秦缪公困于殽，疾据五羖大夫、蹇叔、公孙友而小霸。晋文困于骊氏，疾据咎犯、赵衰、介子推而遂为君。越王勾践困于会稽，疾据范蠡、大夫种、而霸南国。齐桓公困于长勺，疾据管仲、宁戚、隰朋，而匡天下。此皆困而知疾据贤人者也。夫困而不知疾据贤人，而不亡者、未尝有之也。诗曰：“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。”无善人之谓也。

孟子说齐宣王而不说。淳于髡侍，孟子曰：“今日说公之君，公之君不说，意者、其未知善之为善乎？”淳于髡曰：“夫子亦诚无善耳。昔者瓠巴鼓瑟，而潜鱼出听；伯牙鼓琴，而六马仰秣；鱼马犹知善之为善，而况君人者也。”孟子曰：“夫雷电之起也，破竹折木，震惊天下，而不能使聋者卒有闻；日月之明，遍照天下，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见。今公之君若此也。”淳于髡曰：“不然。昔者、揖封生高商，齐人好歌；杞梁之妻悲哭，而人称咏。夫声无细而不闻，行无隐而不形。夫子苟贤，居鲁而鲁国之削，何也？”孟子曰：“不用贤，削何有也！吞舟之鱼不居潜泽，度量之士不居污世。夫蕤、冬至必雕，吾亦时矣。”诗曰：“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后。”非遭雕世者欤！

孔子曰：“可与言终日而不倦者、其惟学乎！其身体不足观也，勇力不足惮也，族姓不足称也，宗祖不足道也；而可以闻于四方，而昭于诸侯者、其惟学乎！”诗曰：“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。”夫学之谓也。

子曰：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。”言天之所生，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，不知天之所以命生，则无仁义礼智顺善之心，无仁义礼智顺善之心，谓之小人。故曰：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。”小雅曰：“天保定尔，亦孔之固。”言天之所以仁义礼智保定人之甚固也。大雅曰：“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则。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”言民之秉德以则天也。不知所以则天，又焉得为君子乎！

王者必立牧，方二人，使窥远牧众也。远方之民有饥寒而不得衣食、有狱讼而不平其冤，失贤而不举者、入告乎天子，天子于其君之朝也，揖而进之，曰：“噫！朕之政教有不得尔者邪？何如乃有饥寒而不得衣食，有狱讼而不平其冤、失贤而不举。”然后其君退，而与其卿大夫谋之。远方之民闻之，皆曰：“诚天子也！夫我居之僻，见我之近也；我居之幽，见我之明也。可欺乎哉！”故牧者所以开四目、通四聪也。诗曰：“邦国若否，仲山甫明之。”此之谓也。

楚庄王伐郑，郑伯肉袒，左把茅旌，右执鸾刀以进，言于庄王曰：“寡人无良边陲之臣，以干大祸，使大国之君沛焉，远辱至此。”庄王曰：“君子不令臣交易为言，是以使寡人得见君之玉面也，而微至乎此。”庄王受节，左右麾楚军，退舍七里。将军子重进谏曰：“夫南郢之与郑，相去数千里，大夫死者数人，厮役者数百人，今克而弗有，无乃失民臣之力乎！”庄王曰：“吾闻：古者杅不穿，皮不蠹，不出于四方，以是君子之重礼而贱财也，要其人，不要其土，人告以从而不舍，不祥也。吾以不祥立于天下，灾及吾身，何取之有？”既、晋之救郑者至，曰：“请战。”庄王许之。将军子重进谏曰：“晋、强国也，道近兵锐，楚师奄罢，君其勿许。”庄王曰：“不可。强者、我避之，弱者、我威之，是寡人无以立乎天下也。”乃遂还师，以逆晋寇。庄王援桴而鼓之，晋师大败，士卒奔者争舟，而指可掬也。庄王曰：“噫！吾两君不相好，百姓何罪？”乃退楚师，以佚晋寇。诗曰：“柔亦不茹，刚亦不吐。”

君子崇人之德，扬人之美，非道谀也；正言直行，指人之过，非毁疵也；诎柔顺从，刚强猛毅，与物周流，道德不外。诗曰：“柔亦不茹，刚亦不吐；不侮矜寡，不畏强御。”

卫灵公昼寝而起，志气益衰，使人驰召勇士公孙悁，道遭行人卜商，卜商曰：“何驱之疾也？”对曰：“公昼寝而起，使我召勇士公孙悁。”子夏曰：“微悁而勇若悁者、可乎？”御者曰：“可。”子夏曰：“载我而反。”至，君曰：“使子召勇士，何为召儒？”使者曰：“行人曰：‘微悁而勇若悁者、可乎？’臣曰：‘可。’即载与来。”君曰：“诺。延先生上，趣召公孙悁。”至，入门杖剑疾呼曰：“商下，我存若头。”子夏顾咄之，曰：“咄！内剑，吾将与若言勇。”于是、君令内剑而上。子夏曰：“来、吾尝与子从君而西，见赵简子，简子披发杖矛而见我君，我从十三行之后，趋而进曰：‘诸侯相见，不宜不朝服，不朝服，行人卜商将以颈血溅君之服矣。’使反朝服，而见吾君，子耶？我耶？”悁曰：“子也。”子夏曰：“子之勇不若我一矣。又与子从君而东至阿，遭齐君重〓而坐，吾君单〓而坐，我从十三行之后，趋而进曰：‘礼、诸侯相见，不宜相临。’以庶揄其一〓而去之者、子耶？我耶？”悁曰：“子也。”子夏曰：“子之勇不若我二矣。又与子从君于囿中，于是两寇肩逐我君，拔矛下格而还。子耶？我耶？”悁曰：“子也。”子夏曰：“子之勇不若我三矣。所贵为士者、上摄万乘，下不敢敖乎匹夫；外立节矜，而敌不侵扰；内禁残害，而君不危殆；是士之所长，君子之所致贵也。若夫以长掩短，以众暴寡，凌轹无罪之民，而成威于闾巷之间者、是士之甚毒，而君子之所致恶也，众之所诛锄也。诗曰：‘人而无仪，不死何为。’夫何以论勇于人主之前哉！”于是灵公避席抑手曰：“寡人虽不敏，请从先生之勇。”诗曰：“不侮矜寡，不畏强御。”卜先生也。

孔子行，简子将杀阳虎，孔子似之，带甲以围孔子舍，子路愠怒，奋戟将下，孔子止之，曰：“由。何仁义之寡裕也！夫诗书之不习，礼乐之不讲，是丘之罪也。若吾非阳虎，而以我为阳虎，则非丘之罪也，命也！我歌，子和若。”子路歌，孔子和之，三终而围罢。诗曰：“来游来歌。”以陈盛德之和而无为也。

诗曰：“恺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”君子为民父母何如？曰：“君子者、貌恭而行肆，身俭而施博，故不肖者不能逮也。殖尽于己，而区略于人，故可尽身而事也。笃爱而不夺，厚施而不伐；见人有善，欣然乐之；见人不善，惕然掩之；有其过而兼包之；授衣以最，授食以多；法下易由，事寡易为；是以中立而为人父母也。筑城而居之，别田而养之，立学以教之，使人知亲尊，亲尊故为父服

斩缞三年，为君亦服斩缞三年，为民父母之谓也。”

事强暴之国难，使强暴之国事我易。事之以货宝，则货单而交不结；约契盟誓，则约定而反无日；割国之强乘以赂之，则割定而欲无厌。事之弥顺，其侵之愈甚，必致宝单国举而后已，虽左尧右舜，未有能以此道免者也。故非有圣人之道，持以巧敏拜请畏事之，则不足以持国安身矣，故明君不道也。必修礼以齐朝，正法以齐官，平政以齐下，然后礼义节奏齐乎朝，法则度量正乎官，忠信爱利平乎下。行一不义，杀一无罪，而得天下，不为也。故近者竞亲，而远者愿至，上下一心，三军同力；名声足以熏炙之，威强足以一齐之，则拱揖指麾，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，如赤子归慈母者、何也？仁形义立，教诚爱深故。诗曰：“王猷允塞，徐方既来。”

勇士一呼，三军皆避，士之诚也。昔者、楚熊渠子夜行，寝石以为伏虎，弯弓而射之，没金饮羽，下视，知其为石，石为之开，而况人乎！夫倡而不和，动而不偾，中心有不全者矣。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、求之己也。孔子曰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，而四海来宾者、诚德之至也，色以形于外也。诗曰：“王猷允塞，徐方既来。”

昔者、赵简子薨而未葬，中牟畔之，葬五日，襄子兴师而次之，围未匝，而城自坏者十丈，襄子击金而退之。军吏谏曰：“君诛中牟之罪，而城自坏者、是天助之也，君曷为而退之？”襄子曰：“吾闻之于叔向曰：‘君子不乘人于利，不厄人于险。’使其城，然后攻之。”中牟闻其义而请降。曰：“善哉！襄子之谓也。诗曰：‘王猷允塞，徐方既来。’”

威有三术：有道德之威者、有暴察之威者，有狂妄之威者，此三威不可不审察也。何谓道德之威？曰：“礼乐则修，分义则明；举措则时，爱利则刑；如是、则百姓贵之如帝王，亲之如父母，畏之如神明；故赏不用而民劝，罚不加而威行，是道德之威也。”何谓暴察之威？曰：“礼乐则不修，分义则不明，举措则不时，爱利则不刑，然而其禁非也暴，其诛不服也繁审，其刑罚而信，其诛杀猛而必，闇如雷击之，如墙压之；百姓劫则致畏，怠则傲上，执拘则聚，远闻则散，非劫之以刑势，振之以诛杀，则无以有其下，是暴察之威也。”何谓狂妄之威？曰：“无爱人之心，无利人之事，而日为乱人之道，百姓讙哗，则从而放执于刑灼；不和人心，悖逆天理；是以水旱为之不时，年谷以之不升；百姓上困于暴乱之患，而下穷衣食之用，愁哀而无所告诉，比周愤溃以离上，倾覆灭亡可立而待，是狂妄之威也。夫道德之威成乎众强，暴察之威成乎危弱，狂妄之威成乎灭亡。故威名同而吉凶之效远矣，故不可不审察也。”诗曰：“昊天疾威，天笃降丧，瘨我饥馑，民卒流亡。”

晋平公游于河而乐，曰：“安得贤士，与之乐此也！”船人盍胥跪而对曰：“主君亦不好士耳！夫珠出于江海，玉出于昆山，无足而至者，犹主君之好也。士有足而不至者，盖主君无好士之意耳，无患乎无士也。”平公曰：“吾食客门左千人，门右千人；朝食不足，夕收市赋；暮食不足，朝收市赋。吾可谓不好士乎？”盍胥对曰：“夫鸿鹄一举千里，所恃者、六翮尔；背上之毛，腹下之毳，益一把，飞不为加高，损一把，飞不为加下。今君之食客，门左门右各千人，亦有六翮其中矣，将皆背上之毛，腹下之毳耶！”诗曰：“谋夫孔多，是用不集。”

韩诗外传卷七

齐宣王谓田过曰：“吾闻：儒者亲丧三年。君与父孰重？”过对曰：“殆不如父重。”王忿然曰：“曷为士去亲而事君？”对曰：“非君之土地，无以处吾亲；非君之禄，无以养吾亲；非君之爵，无以尊显吾亲；受之于君，致之于亲，凡事君以为亲也。”宣王悒然，无以应之。诗曰：“王事靡盬，不遑将父。”

赵王使人于楚，鼓瑟而遣之，曰：“慎无失吾言。”使者受命，伏而不起，曰：“大王鼓瑟，未尝若今日之悲也。”王曰：“调。”使者曰：“调则可记其柱。”王曰：“不可。天有燥湿，弦有缓急，柱有推移，不可记也。”使者曰：“请借此以喻。楚之去赵也，千有余里，亦有吉凶之变，凶则吊之，吉则贺之，犹柱之有推移，不可记也。故王之使人，必慎其所之，而不任以辞。”诗曰：“征夫捷捷，每怀靡及。”盖伤自上而御下也。

齐有隐士东郭先生、梁石君，当曹相国为齐相也。客谓匽生曰：“夫东郭先生梁石君，世之贤也，

隐于深山，终不诎身下志以求仕者也。吾闻先生得谒曹相国，愿先生为之先。臣里母相善，妇见疑盗肉，其姑去之，恨而告于里母，里母曰：‘安行，今令姑呼汝。’即束蕴请火，去妇之家，曰：‘吾犬争肉相杀，请火治之。’姑乃直使人追去妇，还之。故里母非谈说之士，束蕴请火，非还妇之道也。然物有所感，事有可适，何不为之先？”匽生曰：“愚恐不及，然请尽力为东郭先生、梁石君束蕴请火。”于是乃见曹相国，曰：“臣之里、有夫死三日而嫁者，有终身不嫁者，则自为娶，将何娶焉？”相国曰：“吾亦娶其终身不嫁者耳。”匽生曰：“齐有隐士东郭先生、梁石君，世之贤士也，隐于深山，终不诎身下志以求仕。相国娶妇，欲娶其不嫁者，取臣独不取其不仕之臣耶？”于是曹相国因匽生束帛安车迎东郭先生、梁石君，厚客之。诗曰：“既见君子，我心则降。”

孔子曰：“昔者、周公事文王，行无专制，事无由己，身若不胜衣，言若不出口，有奉持于前，洞洞焉若将失之，可谓子矣。武王崩，成王幼，周公承文武之业，履天子之位，听天子之政，征夷狄之乱，诛管蔡之罪，抱成王而朝诸侯，诛赏制断，无所顾问，威动天下，振恐海内，可谓能武矣。成王壮，周公致政，北面而事之，请然后行，无伐矜之色，可谓臣矣。故一人之身，能三变者、所以应时也。”诗曰：“左之左之，君子宜之；右之右之，君子有之。”

传曰：“鸟之美羽勾啄者、鸟畏之；鱼之侈口垂腴者、鱼畏之；人之利口赡辞者、人畏之。是以君子避三端：避文士之笔端，避武士之锋端，避辩士之舌端。”诗曰：“我友敬矣，谗言其兴。”

孔子困于陈蔡之间，即三经之席，七日不食，藜羹不糁，弟子有饥色，读书习礼乐不休。子路进谏曰：“为善者、天报之以福，为不善者、天报之以贼。今夫子积德累仁，为善久矣，意者、当遗行乎？奚居之隐也？”孔子曰：“由来！汝小人也，未讲于论也。居，吾语汝：子以知者为无罪乎？则王子比干何为刳心而死；子以义者为听乎？则伍子胥何为抉目而悬吴东门；子以廉者为用乎？则伯夷叔齐何为饿于首阳之山；子以忠者为用乎？则鲍叔何为而不用，叶公子高终身不仕，鲍焦抱木而泣，子推登山而燔。故君子博学深谋，不遇时者众矣，岂独丘哉！贤不肖者、材也，遇不遇者、时也，今无有时，贤安所用哉！故虞舜耕于历山之阳，立为天子，其遇尧也；傅说负土而版筑，以为大夫，其遇武丁也；伊尹故有莘氏僮也，负鼎操俎，调五味，而立为相，其遇汤也；吕望行年五十，卖食棘津，年七十，屠于朝歌，九十乃为天子师，则遇文王也；管夷吾束缚自槛车，以为仲父，则遇齐桓公也；百里奚自卖五羊之皮，为秦伯牧牛，举为大夫，则遇秦缪公也；虞丘于天下以为令尹，让于孙叔敖，则遇楚庄王也；伍子胥前功多，后戮死，非知有盛衰也，前遇阖闾，后遇夫差也。夫骥罢盐车，此非无形容也，莫知之也，使骥不得伯乐，安得千里之足，造父亦无千里之手矣。夫兰茝生于茂林之中，深山之间，人莫见之故不芬；夫学者非为通也，为穷而不困，忧而志不衰，先知祸福之始，而心无惑焉，故圣人隐居深念，独闻独见。夫舜亦贤圣矣，南面而治天下，惟其遇尧也，使舜居桀纣之世，能自免于刑戮之中，则为善矣，亦何位之有？桀杀关龙逢，纣杀王子比干，当此之时，岂关龙逢无知，而王子比干不慧哉！此皆不遇时也。故君子务学修身端行而须其时者也，子无惑焉。”诗曰：“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天。”

曾子曰：“往而不可还者、亲也，至而不可加者、年也。是故孝子欲养而亲不待也，木欲直而时不待也。是故椎牛而祭墓，不如鸡豚逮存亲也。故吾尝仕齐为吏，禄不过钟釜，尚犹欣欣而喜者，非以为多也，乐其逮亲也；既没之后，吾尝南游于楚，得尊官焉，堂高九仞，榱题三围，转毂百乘，犹北乡而泣涕者，非为贱也，悲不逮吾亲也。故家贫亲老，不择官而仕；若夫信其志、约其亲者，非孝也。”诗曰：“有母之尸雍。”

赵简子有臣曰周舍，立于门下，三日三夜，简子使问之，曰：“子欲见寡人何事？”周舍对曰：“愿为谔谔之臣，墨笔操牍，从君之过而，日有记也，月有成也，岁有效也。”简子居、则与之居，出、则与之出。居无几何，而周舍死，简子如丧子。后与诸大夫饮于洪波之台，酒酣，简子涕泣，诸大夫皆出走，曰：“臣有罪而不自知。”简子曰：“大夫皆无罪。昔者、吾有周舍有言曰：‘千羊之皮，不若一狐之腋；众人诺诺，不若一士之谔谔。昔者、商纣默默而亡，武王谔谔而昌。’今自周舍之死，吾未尝闻吾过也，吾亡无日矣，是以寡人泣也。”

传曰：齐景公问晏子：“为人何患？”晏子对曰：“患夫社鼠。”景公曰：“何谓社鼠？”晏子曰：

“社鼠出窃于外，入托于社，灌之恐坏墙，熏之恐烧木，此鼠之患。今君之左右，出则卖君以要利，入则托君不罪乎乱法，又并覆而育之，此社鼠之患也。”景公曰：“呜呼！岂其然？”“人有市酒而甚美者，置表甚长，然至酒酸而不售，问里人其故。里人曰：‘公之狗甚猛，而人有持器而欲往者，狗辄迎而啮之，是以酒酸不售也。’士欲白万乘之主，用事者迎而啮之，亦国之恶狗也。左右者为社鼠，用事者为恶狗，此国之大患也。”诗曰：“瞻彼中林，侯薪侯蒸。”言朝廷皆小人也。

昔者、司城子罕相宋，谓宋君曰：“夫国家之安危，百姓之治乱，在君之行。夫爵禄赏赐举，人之所好也，君自行之；杀戮刑罚，民之所恶也，臣请当之。”君曰：“善。寡人当其美，子受其恶，寡人自知不为诸侯笑矣。”国人知杀戮之刑专在子罕也，大臣亲之，百姓畏之，居不期年，子罕遂去宋君，而专其政。故老子曰：“鱼不可脱于渊，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”诗曰：“胡为我作，不即我谋。”

卫懿公之时、有臣曰弘演者、受命而使，未反，而狄人攻卫，于是懿公欲兴师迎之，其民皆曰：“君之所贵而有禄位者、鹤也，所爱者、宫人也，亦使鹤与宫人战，余安能战？”遂溃而皆去。狄人至，攻懿公于荧泽，杀之，尽食其肉，独舍其肝。弘演至，报使于肝，辞毕，呼天而号，哀止，曰：“若臣者、独死可耳。”于是，遂自刳出腹实，内懿公之肝，乃死。桓公闻之，曰：“卫之亡也，以无道，今有臣若此，不可不存。”于是复立卫于楚丘。如弘演、可谓忠士矣，杀身以捷其君，非徒捷其君，又令卫之宗庙复立，祭祀不绝，可谓有大功矣。诗曰：“四方有羡，我独居忧，民莫不穀，我独不敢休。”

孙叔敖遇狐丘丈人。狐丘丈人曰：“仆闻之：有三利，必有三患，子知之乎？”孙叔敖蹴然易容曰：“小子不敏，何足以知之！敢问何谓三利？何谓三患？”狐丘丈人曰：“夫爵高者、人妒之，官大者、主恶之，禄厚者、怨归之，此之谓也。”孙叔敖曰：“不然。吾爵益高，吾志益下；吾官益大，吾心益小；吾禄益厚，吾施益博。可以免于患乎？”狐丘丈人曰：“善哉！言乎！尧舜其犹病诸！”诗曰：“温温恭人，如集于木；惴惴小心，如临于谷。”

孔子曰：“明王有三惧：一曰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，二曰得志而恐骄，三曰闻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。昔者、越王勾践与吴战，大败之，兼有南夷，当是之时，君南面而立，近臣三，远臣五，令诸大夫曰：‘闻过而不以告我者、为上戮。’此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也。昔者、晋文王与楚战，大胜之，烧其草，火三日不息，文公退而有忧色，侍者曰：‘君大胜楚，而有忧色，何也？’文公曰：‘吾闻能以战胜安者、惟圣人；若夫诈胜之徒，未尝不危，吾是以忧也。’此得志而恐骄也。昔者、齐桓公得管仲隰朋，南面而立，桓公曰：‘吾得二子也，吾目加明，吾耳加聪，不敢独擅，进之先祖。’此闻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。由桓公晋文越王勾践观之，三惧者、明君之务也。”诗曰：“温温恭人，如集于木；惴惴小心，如临于谷；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”此言大王居人上也。

楚庄王赐其群臣酒，日暮酒酣、左右皆醉，殿上烛灭，有牵王后衣者，后扢冠缨而绝之，言于王曰：“今烛灭，有牵妾衣者，妾扢其缨而绝之，愿趣火视绝缨者。”王曰：“止。”立出令曰：“与寡人饮、不绝缨者，不为乐也。”于是冠缨无完者，不知王后绝冠缨者谁，于是王遂与群臣欢饮乃罢。后吴兴师攻楚，有人常为应行，合战者五，陷阵却敌，遂取大军之首而献之。王怪而问之曰：“寡人未尝有异于子，子何为于寡人厚也。”对曰：“臣先殿上绝缨者也，当时宜以肝胆涂地，负日久矣，未有所效，今幸得用，于臣之义，尚可为王破吴而强楚。”诗曰：“有漼者渊，萑苇??。”言大者无不容也。

传曰：“伯奇孝而弃于亲，隐公慈而杀于弟，叔武贤而杀于兄，比干忠而诛于君。”诗曰：“予慎无辜。”

纣杀比干，箕子被发佯狂；陈灵公杀泄冶，邓元去陈以族从；自此以后，殷并于周，陈亡于楚，以其杀比干泄冶，而失箕子邓元也。燕昭王得郭隗邹衍乐毅，是以魏赵兴兵而攻齐，栖于莒。燕之地计众，不与齐均也，然所以信燕至于此者，由得士也。故无常安之国，无宜治之民，得贤者昌，失贤者亡，自古及今，未有不然者也。明镜者、所以照形也，往古者、所以知今也。知恶古之所以危亡，而不务袭蹈其所以安存，则未有以异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。太公知之，故举微子之后，而封比干之墓。夫圣人之于贤者之后，尚如是厚也，而况当世之存者乎！诗曰：“昊天太怃，予慎无辜。”

宋玉因其友见楚襄王，襄王待之无以异，乃让其友。友曰：“夫姜桂因地而生，不因地而辛；女因媒而嫁，不因媒而亲。子之事王未耳，何怨于我？”宋玉曰：“不然。昔者、齐有狡兔，尽一日走五百里，使之瞻见指注，虽良狗犹不及狡兔之尘，若摄缨而纵绁之，〔则狡兔不能离也。今子之属臣也，摄缨而纵绁与〕瞻见指注与！”诗曰：“将安将乐，弃予作遗。”

宋燕相齐，见逐，罢归之舍，召门尉陈饶等二十六人曰：“诸大夫有能与我赴诸侯者乎？”陈饶等皆伏而不对。宋燕曰：“悲乎哉！何士大夫易得而难用也。”饶曰：“〔非士大夫易得而难用也，〕君弗能用也，〔君不能用，〕则有不平之心，是失之己而责诸人也。”宋燕曰：“夫失诸己而责诸人者何？”陈饶曰：“三斗之稷，不足于士，而君雁鹜有余粟，是君之一过也。果园梨栗，后宫妇人以相提掷，士曾不得一尝，是君之二过也。绫纨绮縠，靡丽于堂，从风而弊，士曾不得以为缘，是君之三过也。且夫财者、君之所轻也，死者、士之所重也。君不能行君之所轻，而欲使士致其所重，犹譬鈆刀畜之，而干将用之，不亦难乎！”宋燕面有惭色，逡巡避席曰：“是燕之过也。”诗曰：“或以其酒，不以其浆。”

传曰：善为政者、循情性之宜，顺阴阳之序，通本末之理，合天人之际，如是、则天地奉养，而生物丰美矣。不知为政者、使情厌性，使阴乘阳，使末逆本，使人诡天气，鞠而不信，郁而不宜，如是，则灾害生，怪异起，群生皆伤，而年谷不熟，是以其动伤德，其静无救，故缓者事之，急者弗知，日反理而欲以为治。诗曰：“废为残贼，莫知其尤。”

魏文侯之时，子质仕而获罪焉，去而北游，谓简主曰：“从今已后，吾不复树德于人矣。”简主曰：“何以也？”质曰：“吾所树堂上之士半，吾所树朝廷之大夫半，吾所树边境之人亦半。今堂上之士〔恶我于君，朝廷之大夫〕恐我以法，边境之人劫我以兵，是以不树德于人也。”简主曰：“噫！子之言过矣。夫春树桃李，夏得阴其下，秋得食其实。春树蒺藜，夏不可采其叶，秋得其刺焉。由此观之，在所树也。今子所树，非其人也。故君子先择而后种也。”诗曰：“无将大车，惟尘冥冥。”

正直者、顺道而行，顺理而言，公平无私，不为安肆志，不为危激行。昔卫献公出走，反国，及郊，将班邑于从者而后入。太史柳庄曰：“如皆守社稷，则孰负羁絷而从；如皆从，则孰守社稷。君反国而有私，无乃不可乎！”于是不班也。柳庄正矣！昔者、卫大夫史鱼病且死，谓其子曰：“我数言蘧伯玉之贤而不能进，弥子瑕不肖而不能退。为人臣，生不能进贤而退不肖，死不当治丧正堂，殡我于室、足矣。”卫君问其故，子以父言闻，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贵之，而退弥子瑕，从殡于正堂，成礼而后去。生以身谏，死以尸谏，可谓直矣。诗曰：“靖共尔位，好是正直。”

孔子闲居，子贡侍坐，“请问为人下之道奈何？”孔子曰：“善哉！尔之问也！为人下，其犹土乎？”子贡未达，孔子曰：“夫土者、掘之得甘泉焉，树之得五谷焉，草木植焉，鸟兽鱼鳖遂焉；生则立焉，死则入焉；多功不言，赏世不绝，故曰：能为下者、其惟土乎！”子贡曰：“赐虽不敏，请事斯语。”诗曰：“式礼莫愆。”

传曰：南假子过程本，本为之烹鲡鱼。南假子曰：“闻君子不食鲡鱼。”本子曰：“此乃君子食也，我何与焉？”假子曰：“夫高比、所以广德也，下比、所以狭行也；比于善者、自进之阶，比于恶者，自退之原也。且诗不云乎！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吾岂自比君子哉！志慕之而已矣。”

子贡问大臣，子曰：“齐有鲍叔，郑有子皮。”子贡曰：“否。齐有管仲，郑有东里子产。”孔子曰：“产、荐也。”子贡曰：“然则荐贤贤于贤。”曰：“知贤、知也，推贤、仁也，引贤、义也。有此三者，又何加焉！”

孔子游于景山之上，子路子贡颜渊从。孔子曰：“君子登高必赋，小子愿者何？言其愿，丘将启汝。”子路曰：“由愿奋长戟，荡三军，乳虎在后，仇敌在前，蠡跃蛟奋，进救两国之患。”孔子曰：“勇士哉！”子贡曰：“两国构难，壮士列阵，尘埃涨天，赐不持一尺之兵，一斗之粮，解两国之难，用赐者存，不用赐者亡。”孔子曰：“辩士哉！”颜回不愿，孔子曰：“回何不愿？”颜渊曰：“二子已愿，故不敢愿。”孔子曰：“不同意，各有事焉，回其愿，丘将启汝。”颜渊曰：“愿得小国而相之，主以道制，臣以德化，君臣同心，外内相应，列国诸侯莫不从义向风，壮者趋而进，老者扶而至，教行乎百姓，德施乎四蛮，莫不释兵，辐辏乎四门，天下咸获永宁，蝖飞蠕动，各乐其性，进贤使

能，各任其事，于是君绥于上，臣和于下，垂拱无为，动作中道，从容得礼，言仁义者赏，言战斗者死，则由何进而救，赐何难之解。”孔子曰：“圣士哉！大人出，小子匿，圣者起，贤者伏。回与执政，则由赐焉施其能哉！”诗曰：“雨雪瀌瀌，见晛曰消。”

昔者、孔子鼓瑟，曾子子贡侧门而听，曲终，曾子曰：“嗟乎！夫子瑟声殆有贪狼之志，邪僻之行，何其不仁，趋利之甚。”子贡以为然，不对而入。夫子望见子贡有谏过之色，应难之状，释瑟而待之，子贡以曾子之言告。子曰：“嗟乎！夫参、天下贤人也，其习知音矣！乡者，丘鼓瑟，有鼠出游，狸见于屋，循梁微行，造焉而避，厌目曲脊，求而不得，丘以瑟淫其音，参以丘为贪狼邪僻，不亦宜乎！”诗曰：“鼓钟于宫，声闻于外。”

为人父者、必怀慈仁之爱，以畜养其子，抚循饮食，以全其身；及其有识也，必严居正言，以先导之；及其束发也，授明师以成其技；十九见志，请宾冠之，足以死其意；血脉澄静，娉内以定之，信承亲授，无有所疑；冠子不言，发子不笞，听其微谏，无令忧之，此为人父之道也。诗曰：“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。拊我畜我，长我育我。顾我复我，出入腹我。”

韩诗外传卷八

越王勾践使廉稽献民于荆王，荆王使者曰：“越、夷狄之国也，臣请欺其使者。”荆王曰：“越王、贤人也，其使者亦贤，子其慎之！”使者出，见廉稽曰：“冠、则得以俗见，不冠、不得见。”廉稽曰：“夫越、亦周室之列封也，不得处于大国，而处江海之陂，与〓鳣鱼鳖为伍，文身翦发，而后处焉。今来至上国，必曰：‘冠、得俗见，不冠、不得见。’如此、则上国使适越，亦将劓墨文身翦发，而后得以俗见，可乎？”荆王闻之，披衣出谢。孔子曰：“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谓士矣。”

人之所以好富贵安乐，为人所称誉者、为身也；恶贫贱危辱，为人所谤毁者、亦为身也。然身何贵也？莫贵于气；人得气则生，失气则死；其气非金帛珠玉也，不可求于人也；非缯布五谷也，不可籴买而得也；在吾身耳，不可不慎也。诗曰：“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”

吴人伐楚，昭王去国，国有屠羊说从行，昭王反国，赏从者，及说，说辞曰：“君失国，臣所失者屠；君反国，臣亦反其屠。臣之禄既厚，又何赏之？”辞不受命，君强之，说曰：“君失国，非臣之罪，故不伏诛；君反国，非臣之功、故不受其赏。吴师入郢，臣畏寇避患，君反国，说何事焉。”君曰：“不受，则见之。”说对曰：“楚国之法，商人欲见于君者，必有大献重质，然后得见。今臣智不能存国，节不能死君，勇不能待寇，然见之，非国法也。”遂不受命，入于涧中。昭王谓司马子期曰：“有人于此，居处甚约，议论甚高，为我求之，愿为兄弟，请为三公。”司马子期舍车徒求之，五日五夜，见之，谓曰：“国危不救，非仁也；君命不从，非忠也；恶富贵于上，甘贫苦于下，意者过也。今君愿为兄弟，请为三公，不听君，何也？”说曰：“三公之位，我知其贵于刀俎之肆矣；万钟之禄，我知其富于屠年之利矣。今见爵禄之利，而忘辞受之礼，非所闻也。”遂辞三公之位，而反乎屠羊之肆。君子闻之曰：“甚矣哉！屠羊子之为也，约己持穷，而处人之国矣。”说曰：“何谓穷？吾让之以礼，而终其国也。”曰：“在深渊之中，而不援彼之危，见昭王德衰于吴，而怀宝绝迹，以病其国，欲独全己者也，是厚于己而薄于君，狷乎！非救世者也。”“何如则可谓救世矣？”曰：“若申伯仲山甫可谓救世矣！昔者、周德大衰，道废于厉，申伯仲山甫辅相宣王，拨乱世，反之正，天下略振，宗庙复兴，申伯仲山甫乃并顺天下，匡救邪失，喻德教，举遗士，海内翕然向风。故百姓勃然咏宣王之德。诗曰：‘周邦咸喜，戎有良翰。’又曰：‘邦国若否，仲山甫明之。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夙夜匪懈，以事一人。’如是、可谓救世矣。”

齐崔杼弑庄公，荆蒯芮使晋而反。其仆曰：“崔杼弑庄公，子将奚如？”荆蒯芮曰：“驱之！将入死而报君。”其仆曰：“君之无道也，四邻诸侯莫不闻也，以夫子而死之，不亦难乎？”荆蒯芮曰：“善哉！而言也！早言，我能谏；谏而不用，我能去；今既不谏，又不去。吾闻之；食其食，死其事，吾既食乱君之食，又安得治君而死之！”遂驱车而入，死其事。仆曰：“人有乱君，犹必死之；我有治长，可无死乎！”乃结辔自刎于车上。君子闻之，曰：“荆蒯芮可谓守节死义矣，仆夫则无为死也，犹饮食而遇毒也。”诗曰：“夙夜匪懈，以事一人。”荆先生之谓也。易曰：“不恒其德，或承

之羞。”仆夫之谓也。

逊而直、上也，切次之，谤谏为下，懦为死。诗曰：“柔亦不茹。”

宋万与庄公战，获乎庄公，庄公败舍诸宫中，数月，然后归之，反为大夫于宋。宋万与闵公博，妇人皆在侧，万曰：“甚矣！鲁侯之淑，鲁侯之美也，天下诸侯宜为君者、惟鲁侯耳！”闵公矜此妇人，妒其言，顾曰：“尔虏，焉知鲁侯之美恶乎？”宋万怒，博闵公，绝脰。仇牧闻君弑，趋而至，遇之于门，手剑而叱之，万臂搬仇牧，碎其首，齿着乎门阖。仇牧可谓不畏强御矣。诗曰：“惟仲山甫，柔亦不茹，刚亦不吐。”

可于君，不可于父，孝子不为也；可于父，不可于君，君子不为也。故君不可夺，亲亦不可夺也。诗曰：“恺悌君子，四方为则。”

黄帝即位，施惠承天，一道修德，惟仁是行，宇内和平，未见凤凰，惟思其象，夙寐晨兴，乃召天老而问之，曰：“凤象何如？”天老对曰：“夫凤象、鸿前麟后，蛇颈而鱼尾，龙文而龟身，燕颔而鸡啄；戴德负仁，抱中挟义；小音金，大音鼓；延颈奋翼，五彩备明；举动八风，气应时雨；食有质，饮有仪；往即文始，来即嘉成；惟凤为能通天祉，应地灵，律五音，览九德。天下有道，得凤象之一，则凤过之，得凤象之二，则凤翔之，得凤象之三，则凤集之，得凤象之四，则凤春秋下之，得凤象之五，则凤没身居之。”黄帝曰：“于戏！允哉！朕何敢与焉。”于是黄帝乃服黄衣，戴黄冕，致斋于宫，凤乃蔽日而至，黄帝降于东阶，西面再拜稽首，曰：“皇天降祉，不敢不承命。”凤乃止帝东国，集帝梧桐，食帝竹实，没身不去。诗曰：“凤凰于飞，刿刿其羽，亦集爰止。”

魏文侯有子曰击，次曰诉，诉少而立以嗣，封击中山。三年莫往来，其傅赵苍唐曰：“父忘子，子不可忘父，何不遣使乎？”击曰：“愿之，而未有所使也。”苍唐曰：“臣请使。”击曰：“诺。”于是乃问君所好与所嗜，曰：“君好北犬，嗜晨鴈。”遂求北犬晨鴈赍行。苍唐至，曰：“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鴈，使苍唐再拜献之。”文侯曰：“击知吾好北犬晨鴈也，则见使者。”文侯曰：“击无恙乎？”苍唐唯唯而不对，三问而三不对。文侯曰：“不对何也？”苍唐曰：“臣闻：诸侯不名。君既已赐弊邑，使得小国侯，君问以名，不敢对也。”文侯曰：“中山之君无恙乎？”苍唐曰：“今者、臣之来，拜送于郊。”文侯曰：“中山之君长短若何矣？”苍唐曰：“问诸侯，比诸侯；诸侯之朝，则侧者皆人臣，无所比之，然则、所赐衣裘，几能胜之矣。”文侯曰：“中山之君亦何好乎？”对曰：“好诗。”文侯曰：“于诗何好？”曰：“好黍离与晨风。”文侯曰：“黍离何哉？”对曰：“彼黍离离，彼稷之苗。行迈靡靡，中心摇摇。知我者、谓我心忧；不知我者、谓我何求。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？”文侯曰：“怨乎？”曰：“非敢怨也，时思也。”文侯曰：“晨风谓何？”对曰：“鴥彼晨风，郁彼北林。未见君子，忧心钦钦。如何如何！忘我实多。”于是文侯大悦，曰：“欲知其子，视其母；欲知其君，视其所使。中山君不贤，恶能得贤。”遂废太子诉，召中山君以为嗣。诗曰：“凤凰于飞，刿刿其羽，亦集爰止。蔼蔼王多吉士，惟君子使，媚于天子。”君子曰：“夫使、非直敝车罢马而已，亦将喻诚信，通气志，明好恶，然后可使也。”

子贱治单父其民附，孔子曰：“告丘之所以治之者。”对曰：“不齐时发仓廪，振困穷，补不足。”孔子曰：“是小人附耳，未也。”对曰：“赏有能，招贤才，退不肖。”孔子曰：“是士附耳，未也。”对曰：“所父事者三人，所兄事者五人，所友者十有二人，所师者一人。”孔子曰：“所父事者三人，〔足以教孝矣，〕所兄事者五人，足以教弟矣；所友者十有二人，足以祛壅蔽矣；所师者一人，足以虑无失策，举无败功矣。惜乎！不齐〔之所为者小也，〕为之大，功乃与尧舜参矣。”诗曰：“恺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”子贱其似之矣。

度地图居以立国，崇恩博利以怀众，明好恶以正法度，率民力稼，学校庠序以立教，事老养孤以化民，升贤赏功以劝善，惩奸绌失以丑恶，讲御习射以防患，禁奸止邪以除害，接贤连友以广智，宗亲族附以益强。诗曰：“恺悌君子。”

齐景公使人于楚，楚王与之上九重之台，顾使者曰：“齐有台若此乎？”使者曰：“吾君有治位之坐，土阶三等，茅茨不翦，朴椽不斲者，犹以谓为之者劳，居之者泰，吾君恶有台若此者！”楚王盖悒如也。使者可谓不辱君命，其能专对矣。

传曰：予小子使尔继邵公之后。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。孔子为鲁司寇，命之曰：“宋公之子弗甫有孙鲁孔丘，命尔为司寇。”孔子曰：“弗甫敦及厥辟，将不堪。”公曰：“不妄。”

传曰：诸侯之有德，天子锡之：一锡车马，再锡衣服，三锡虎贲，四锡乐器，五锡纳陛，六锡朱户，七锡弓矢，八锡鈇钺，九锡秬鬯。诗曰：“厘尔圭瓒，秬鬯一卣。”

齐景公问子贡曰：“先生何师？”对曰：“鲁仲尼。”曰：“仲尼贤乎？”曰：“圣人也，岂直贤哉！”景公嘻然而笑曰：“其圣何如？”子贡曰：“不知也。”景公悖然作色曰：“始言圣人，今言不知，何也？”子贡曰：“臣终身戴天，不知天之高也；终身践地，不知地之厚也。若臣之事仲尼，譬犹渴操壶杓，就江海而饮之，腹满而去，又安知江海之深乎？”景公曰：“先生之誉，得无太甚乎！”子贡曰：“臣赐何敢甚言，尚虑不及耳！臣誉仲尼，譬犹两手捧土而附泰山，其无益亦明矣；使臣不誉仲尼，譬犹两手杷泰山，无损亦明矣。”景公曰：“善岂其然！善岂其然！”诗曰：“绵绵翼翼，不测不克。”

一谷不升谓之〓，二谷不升谓之饥，三谷不升谓之馑，四谷不升谓之荒，五谷不升谓之大侵。大侵之礼，君食不兼味，台榭不饰，道路不除，百官补而不制，鬼神祷而不祠，此大侵之礼也。诗曰：“我居御卒荒。”此之谓也。

古者、天子为诸侯受封，谓之采地，百里诸侯以三十里，七十里诸侯以二十里，五十里诸侯以十里。其后子孙虽有罪而绌，使子孙贤者守其地，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，此之谓兴灭国，继绝世也。书曰：“兹予享于先王，尔祖其从享之。”

梁山崩，晋君召大夫伯宗，道逢辇者，以其辇服其道，伯宗使其右下，欲鞭之。辇者曰：“君趋道岂不远矣，不知事而行，可乎？”伯宗喜，问其所居。曰：“绛人也。”伯宗曰：“子亦有闻乎？”曰：“梁山崩，壅河，顾三日不流，是以召子。”伯宗曰：“如之何？”曰：“天有山，天崩之；天有河，天壅之。伯宗将如之何！”伯宗私问之。曰：“君其率群臣，素服而哭之，既而祠焉，河斯流矣。”伯宗问其姓名，弗告。伯宗到，君问，伯宗以其言对。于是君素服，率群臣而哭之，既而祠焉，河斯流矣。君问伯宗何以知之，伯宗不言受辇者，诈以自知。孔子闻之，曰：“伯宗其无后，攘人之善。”诗曰：“天降丧乱，灭我立王。”又曰：“畏天之威，于时保之。”

晋平公使范昭观齐国之政，景公锡之宴，晏子在前，范昭趋曰：“愿君之倅樽以为寿。”景公顾左右曰：“酌寡人樽，献之客。”〔范昭已饮。〕晏子对曰：“彻去樽。”范昭不说，起舞，顾太师曰：“子为我奏成周之乐，愿舞。”太师对曰：“盲臣不习。”范昭起，出门。景公谓晏子曰：“夫晋、天下大国也，使范昭来观齐国之政，今子怒大国之使者，将奈何？”晏子曰：“范昭之为人也，非陋而不知礼也，是欲试吾君，婴故不从。”于是景公召太师而问之曰：“范昭使子奏成周之乐，何故不调？”对如晏子。于是范昭归，报平公曰：“齐未可并也。吾试其君，晏子知之；吾犯其乐，太师知之。”孔子闻之，曰：“善乎！晏子不出俎豆之间，折冲千里。”诗曰：“实右序有周，薄言震之，莫不震叠。”

三公者何？曰：司空、司马、司徒也。司马主天，司空主土，司徒主人。故阴阳不和，四时不节，星辰失度，灾变异常，则责之司马。山陵崩竭，川谷不流，五谷不植，草木不茂，则责之司空。君臣不正，人道不和，国多盗贼，下怨其上，则责之司徒。故三公典其职，忧其分，举其辩，明其隐，此三公之任也。诗曰：“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。”又曰：“明昭有周，式序在位。”言各称职也。

夫贤君之治也：温良而和，宽容而爱，刑清而省，喜赏而恶罚，移风崇教，生而不杀，布惠施恩，仁不偏与，不夺民力，役不踰时，百姓得耕，家有收聚，民无冻馁，食无腐败，士不造无用，雕文不粥于肆，斧斤以时入山林，国无佚士，皆用于世，黎庶欢乐，衍盈方外，远人归义，重译执贽，故得风雨不烈。小雅曰：“有渰萋萋，兴雨祈祈。”以是知太平无飘风暴雨明矣。

昨日何生？今日何成？必念归厚，必念治生；日慎一日，完如金城。诗曰：“我日斯迈，而月斯征。夙兴夜寐，无忝尔所生。”

官怠于有成，病加于小愈，祸生于懈惰，孝衰于妻子，察此四者、慎终如始。易曰：“小狐汔济，濡其尾。”诗曰：“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”

孔子燕居，子贡摄齐而前曰：“弟子事夫子有年矣，才竭而智罢，振于学问，不能复进，请一休

焉。”子曰：“赐也，欲焉休乎？”曰：“赐欲休于事君。”孔子曰：“诗云：‘夙夜匪懈，以事一人。’为之若此其不易也，若之何其休也！”曰：“赐休于事父。”孔子曰：“诗云：‘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。’为之若此其不易也，如之何其休也！”曰：“赐欲休于事兄弟。”孔子曰：“诗云：‘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。兄弟既翕，和乐且耽。’为之若此其不易也，如之何其休也！”曰：“赐欲休于耕田。”孔子曰：“诗云：‘昼尔于茅，宵尔索绹；亟其乘屋，其始播百谷。’为之若此其不易也，若之何其休也。”子贡曰：“君子亦有休乎？”孔子曰：“阖棺兮乃止播耳，不知其时之易迁兮，此之谓君子所休也。故学而不已，阖棺乃止。”诗曰：“日就月将。”言学者也。

鲁哀公问冉有曰：“凡人之质而已，将必学而后为君子乎？”冉有对曰：“臣闻之：虽有良玉，不刻镂，则不成器；虽有美质，不学，则不成君子。”曰：“何以知其然也？”“夫子路、卞之野人也，子贡、卫之贾人也，皆学问于孔子，遂为天下显士，诸侯闻之，莫不尊敬，卿大夫闻之，莫不亲爱，学之故也。昔吴楚燕代谋为一举而欲伐秦，祧贾、监门之子也，为秦往使也，遂绝其谋，止其兵，及其反国，秦王大悦，立为上卿。夫百里奚、齐之乞者也，逐于齐西，无以进，自卖五羊皮，为一轭车，见秦缪公，立为相，遂霸西戎。太公望少为人婿，老而见去，屠牛朝歌，赁于棘津，钓于磻溪，文王举而用之，封于齐。管仲亲射桓公，遂除报雠之心，立以为相，存亡继绝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此四子者、皆尝卑贱穷辱矣、然其名声驰于后世，岂非学问之所致乎？由此观之，士必学问然后成君子。诗曰：‘日就月将。’”于是哀公嘻然而笑曰：“寡人虽不敏，请奉先生之教矣。”

曾子有过，曾晢引杖击之，仆地，有间，乃苏，起曰：“先生得无病乎？”鲁人贤曾子，以告夫子。夫子告门人：“参来，〔勿内也。”曾参自以无罪，使人谢孔子，孔子曰：“〕汝不闻：昔者、舜为人子乎？小棰则待笞，大杖则逃。索而使之，未尝不在侧；索而杀之，未尝可得。今汝委身以待暴怒，拱立不去，杀身以陷父不义，其不孝孰大焉？汝非王者之民〔也，杀王者之民〕，其罪何如？”诗曰：“优哉柔哉！亦是戾矣！”又曰：“载色载笑，匪怒伊教。”

齐景公使人为弓，三年乃成，景公得弓而射，不穿三札，景公怒，将杀弓人。弓人之妻往见景公曰：“蔡人之子，弓人之妻也。此弓者、太山之南，乌号之柘，骍牛之角，荆麋之筋，河鱼之胶也。四物、天下之练材也，不宜穿札之少如此。且妾闻：奚公之车，不能独走；莫邪虽利，不能独断；必有以动之。夫射之道：在手若附枝，掌若握卵，四指如断短杖，右手发之，左手不知，此盖射之道。”景公以为仪而射之，穿七札，蔡人之夫立出矣。诗曰：“好是正直。”

齐有得罪于景公者，景公大怒，缚置之殿下，召左右肢解之，敢谏者诛。晏子左手持头，右手磨刀，仰而问曰：“古者明王圣主其肢解人，不审从何肢解始也？”景公离席曰：“纵之，罪在寡人。”诗曰：“好是正直。”

传曰：“居处齐则色姝，食饮齐则气珍，言语齐则信听，思齐则成，志齐则盈。五者齐，斯神居之。诗曰：“既和且平，依我磬声。”

魏文侯问狐卷子曰：“父贤足恃乎？”对曰：“不足。”“子贤足恃乎？”对曰：“不足。”“兄贤足恃乎？”曰：“不足。”“弟贤足恃乎？”对曰：“不足。”“臣贤足恃乎？”对曰：“不足。”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：“寡人问此五者于子，一一皆以为不足者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父贤不过尧，而丹朱放；子贤不过舜，而瞽瞍顽；兄贤不过舜，而象傲；弟贤不过周公，而管叔诛；臣贤不过汤武，而桀纣伐。望人者不至，恃人者不久。君欲治，从身始，人何可恃乎？”诗曰：“自求伊祜。”

汤作濩。闻其宫声，使人温良而宽大；闻其商声，使人方廉而好义；闻其角声，使人恻隐而爱仁；闻其征声，使人乐养而好施；闻其羽声，使人恭敬而好礼。诗曰：“汤降不迟，圣敬日跻。”

孔子曰：“易先同人，后大有，承之以谦，不亦可乎？”故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福谦，人道恶盈而好谦。谦者、抑事而损者也，持盈之道，抑而损之，此谦德之于行也，顺之者吉，逆之者凶。五帝既没，三王既衰，能行谦德者，其惟周公乎！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，成王之叔父，假天子之尊位七年，所执贽而帅见者十人，所还质而友见者十三人，穷巷白屋之士所先见者四十九人，时进善者百人，宫朝者千人，谏臣五人，辅臣五人，拂臣六人，载干戈以至于封侯，而同姓之士百人。孔子曰：“犹以周公为天下赏，则以同族为众，而异族为寡也。”故德行宽容、而

守之以恭者荣；土地广大、而守之以俭者安；位尊禄重、而守之以卑者贵；人众兵强、而守之以畏者胜；聪明睿智、而守之以愚者哲；博闻强记、而守之以浅者不溢。此六者皆谦德也。易曰：“谦、亨，君子有终，吉。”能以此终吉者、君子之道也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而德不谦，以亡其自身者、桀纣是也，而况众庶乎！夫易有一道焉，大足以治天下，中足以安家国，近足以守其身者、其惟谦德乎！诗曰：“汤降不迟，圣敬日跻。”

昔者、田子方出，见老马于道，喟然有志焉，以问御者曰：“此何马也？”曰：“故公家畜也，罢而不为用，故出放也。”田子方曰：“少尽其力，而老去其身，仁者不为也。”束帛而赎之。穷士闻之，知所归心矣。诗曰：“汤降不迟，圣敬日跻。”

齐庄公出猎，有螳螂举足将搏其轮。问其御曰：“此何虫也？”御曰：“此螳螂也。其为虫、知进而不知退，不量力而轻就敌。”庄公曰：“以为人，必为天下勇士矣。”于是回车避之。而勇士归之。诗曰：“汤降不迟。”

魏文侯问李克曰：“人有恶乎？”李克曰：“有。夫贵者、则贱者恶之，富者、则贫者恶之，智者、则愚者恶之。”文侯曰：“善行此三者、使人勿恶，亦可乎？”李克曰：“可。臣闻：贵而下贱，则众弗恶也；富能分贫，则穷士弗恶也；智而教愚，则童蒙者弗恶也。”文侯曰：“善哉言乎！尧舜其犹病诸！寡人虽不敏，请守斯语矣。”诗曰：“不遑启处。”

有鸟于此，架巢于葭苇之颠，天喟然而风，则葭折而巢坏何？其所托者弱也。稷蜂不攻，而社鼠不熏，非以稷蜂社鼠之神，其所托者善也。故圣人求圣者以辅。夫吞舟之鱼大矣，荡而失水，则为蝼蚁所制，失其辅也。故曰：不明尔德，时无背无侧；尔德不明，以无陪无卿。”

韩诗外传卷九

孟子少时诵，其母方织，孟辍然中止，乃复进，其母知其諠也，呼而问之曰：“何为中止？”对曰：“有所失复得。”其母引刀裂其织，以此诫之，自是之后，孟子不复諠矣。孟子少时，东家杀豚，孟子问其母曰：“东家杀豚，何为？”母曰：“欲啖汝。”其母自悔而言曰：“吾怀妊是子，席不止，不坐；割不正，不食；胎教之也。今适有知而欺之，是教之不信也。”乃买东家豚肉以食之，明不欺也。诗曰：“宜尔子孙绳绳兮。”言贤母使子贤也。

田子为相，三年归休，得金百镒，奉其母。母曰：“子安得此金？”对曰：“所受俸禄也。”母曰：“为相三年，不食乎？治官如此，非吾所欲也。孝子之事亲也，尽力致诚，不义之物，不入于馆，为人子不可不孝也！子其去之。”田子愧惭，走出，造朝还金，退请就狱。王贤其母，说其义，即舍田子罪，令复为相，以金赐其母。诗曰：“宜尔子孙绳绳兮。”

孔子行，闻哭声甚悲。孔子曰：“驱！驱！前有贤者。”至、则皋鱼也。被褐拥镰，哭于道傍。孔子辟车与之言曰：“子非有丧，何哭之悲也？”皋鱼曰：“吾失之三矣：少而学，游诸侯，以后吾亲，失之一也；高尚吾志，间吾事君，失之二也；与友厚而小绝之，失之三矣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也。往而不可〔追者，年也，去而不可〕得见者、亲也。吾请从此辞矣。”立槁而死。孔子曰：“弟子诫之，足以识矣。”于是门人辞归而养亲者十有三人。

子路曰：“有人于斯，夙兴夜寐，手足胼胝，而面目黧黑，树艺五谷，以事其亲，而无孝子之名者、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吾意者、身未敬邪！色不顺邪！辞不逊邪！古人有言曰：‘衣欤！食欤！曾不尔即。’子劳以事其亲，无此三者，何为无孝之名！意者、所友非仁人邪！坐，语汝，虽有国士之力，不能自举其身，非无力也，势不便也。是以君子入则笃孝，出则友贤，何为其无孝子之名！诗曰：“父母孔迩。”

伯牙鼓琴，钟子期听之，方鼓琴，志在山，钟子期曰：“善哉！鼓琴！巍巍乎如太山。”志在流水，钟子期曰：“善哉！鼓琴！洋洋乎若江河。”钟子期死，伯牙僻琴绝弦，终身不复鼓琴，以为世无足与鼓琴也。非独琴如此，贤者亦有之，苟非其时，则贤者将奚由得遂其功哉！

秦攻魏，破之。少子亡而不得。令魏国曰：“有得公子者，赐金千斤；匿者、罪至十族。”公子乳母与俱亡。人谓乳母曰：“得公子者赏甚重，乳母当知公子处而言之。”乳母应之曰：“我不知其处，

虽知之，死则死，不可以言也。为人养子，不能隐而言之，是畔上畏死。吾闻：忠不畔上，勇不畏死。凡养人子者，生之，非务杀之也，岂可见利畏诛之故，废义而行诈哉！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独死矣。”遂与公子俱逃泽中。秦军见而射之，乳母以身蔽之，着十二矢，遂不令中公子。秦王闻之，飨以太牢，且爵其兄为大夫。诗曰：“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。”

子路曰：“人善我，我亦善之；人不善我，我不善之。”子贡曰：“人善我，我亦善之；人不善我，我则引之进退而已耳。”颜回曰：“人善我，我亦善之；人不善我，我亦善之。”三子所持各异，问于夫子。夫子曰：“由之所持，蛮貊之言也；赐之所言，朋友之言也；回之所言，亲属之言也。”诗曰：“人之无良，我以为兄。”

齐景公纵酒，醉，而解衣冠，鼓琴以自乐。顾左右曰：“仁人亦乐此乎？”左右曰：“仁人耳目犹人，何为不乐乎！”景公曰：“驾车以迎晏子。”晏子闻之，朝服而至。景公曰：“今者、寡人此乐，愿与大夫同之。”晏子曰：“君言过矣！自齐国五尺已上，力皆能胜婴与君，所以不敢者、畏礼也。故自天子无礼，则无以守社稷；诸侯无礼，则无以守其国；为人上无礼，则无以使其下；为人下无礼，则无以事其上；大夫无礼，则无以治其家；兄弟无礼，则不同居；人而无礼，不若遄死。”景公色媿，离席而谢曰：“寡人不仁无良，左右淫湎寡人，以至于此，请杀左右，以补其过。”晏子曰：“左右无过。君好礼，则有礼者至，无礼者去；君恶礼，则无礼者至，有礼者去。左右何罪乎？”景公曰：“善哉！”乃更衣而坐，觞酒三行，晏子辞去，景公拜送。诗曰：“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。”

传曰：堂衣若扣孔子之门，曰：“丘在乎？丘在乎？”子贡应之曰：“君子尊贤而容众，嘉善而矜不能，亲内及外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子何言吾师之名焉？”堂衣若曰：“子何年少言之绞？”子贡曰：“大车不绞，则不成其任；琴瑟不绞，则不成其音。子之言绞，是以绞之也。”堂衣若曰：“吾始以鸿之力，今徒翼耳！”子贡曰：“非鸿之力，安能举其翼！”诗曰：“如切如瑳，如琢如磨。”

齐景公出弋昭华之池，颜邓聚主鸟而亡之，景公怒，而欲杀之。晏子曰：“夫邓聚有死罪四，请数而诛之。”景公曰：“诺。”晏子曰：“邓聚为吾君主鸟而亡之，是罪一也；使吾君以鸟之故而杀人，是罪二也；使四国诸侯闻之，以吾君重鸟而轻士，是罪三也；天子闻之，必将贬绌吾君，危其社稷，绝其宗庙，是罪四也。此四罪者、故当杀无赦，臣请加诛焉。”景公曰：“止。此亦吾过矣，愿夫子为寡人敬谢焉。”诗曰：“邦之司直。”

魏文侯问于解狐曰：“寡人将立西河之守，谁可用者？”解狐对曰：“荆伯柳者、贤人，殆可。”〔文侯曰：“是非子之雠也？”对曰：“君问可，非问雠也。”〕文侯将以荆伯柳为西河守。荆伯柳问左右，谁言我于吾君。左右皆曰：“解狐。”荆伯柳见解狐而谢之曰：“子乃宽臣之过也，言于君，谨再拜谢。”解狐曰：“言子者，公也；怨子者，吾私也。公事已行，怨子如故。”张弓射之，走十步而没，可谓勇矣。诗曰：“邦之司直。”

楚有善相人者，所言无遗美，闻于国中。庄王召见而问焉。对曰：“臣非能相人也，能相人之友者也。观布衣者，其友皆孝悌笃谨畏令，如此者，家必日益，而身日安，此所谓吉人者也。观事君者，其友皆诚信有行好善，如此者、措事日益，官职日进，此所谓吉臣者也。人主朝臣多贤，左右多忠，主有失败，皆交争正谏，如此者、国日安，主日尊，名声日显，此所谓吉主者也。臣非能相人也，观友者也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其所以任贤使能，而霸天下者，始遇之于是也。诗曰：“彼己之子，邦之彦兮。”

孔子出游少源之野。有妇人中泽而哭，其音甚哀。孔子使弟子问焉，曰：“夫人何哭之哀？”妇人曰：“乡者、刈蓍薪，亡吾蓍簪，吾是以哀也。”弟子曰：“刈蓍薪而亡蓍簪，有何悲焉！”妇人曰：“非伤亡簪也，盖不忘故也。”

传曰：君子之闻道，入之于耳，藏之于心，察之以仁，守之以信，行之以义，出之以逊，故人无不虚心而听也。小人之闻道，入之于耳，出之于口，苟言而已，譬如饱食而呕之，其不惟肌肤无益，而于志亦戾矣。诗曰：“胡能有定。”

孔子与子贡子路颜渊游于戎山之上。孔子喟然叹曰：“二三子各言尔志，予将览焉。由、尔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得白羽如月，赤羽如朱，击钟鼓者、上闻于天，下槊于地，使将而攻之，惟由为能。”孔子

曰：“勇士哉！赐、尔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得素衣缟冠，使于两国之间，不持尺寸之兵，斗升之粮，使两国相亲如弟兄。”孔子曰：“辩士哉！回、尔何如？”对曰：“鲍鱼不与兰茝同笥而藏，桀纣不与尧舜同时而治。二子已言，回何言哉！”孔子曰：“回有鄙之心。”颜渊曰：“愿得明王圣主为之相，使城郭不治，沟池不凿，阴阳和调，家给人足，铸库兵以为农器。”孔子曰：“大士哉！由来区区汝何攻？赐来便便汝何使？愿得之冠，为子宰焉。”

贤士不以耻食，不以辱得。老子曰：“名与身孰亲？身与货孰多？得与亡孰病？是故甚爱必大费，多藏必厚亡。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。大成若缺，其用不敝；大盈若冲，其用不穷；大直若诎大辩若讷，大巧若拙，其用不屈。罪莫大于多欲，祸莫大于不知足。故知足之足，常足矣。”

孟子妻独居，踞，孟子入户视之。白其母曰：“妇无礼，请去之。”母曰：“何也？”曰：“踞。”其母曰：“何知之？”孟子曰：“我亲见之。”母曰：“乃汝无礼也，非妇无礼。礼不云乎：‘将入门，〔问孰存；〕将上堂，声必扬；将入户，视必下。’不掩人不备也。今汝往燕私之处，入户不有声，令人踞而视之，是汝之无礼也，非妇无礼也。”于是孟子自责，不敢出妇。诗曰：“采葑采菲，无以下体？”

孔子出卫之东门，逆姑布子卿。曰：“二三子引车避，有人将来，必相我者也，志之。”姑布子卿亦曰：“二三子引车避，有圣人将来。”孔子下，步。姑布子卿迎而视之五十步，从而望之五十步。顾子贡曰：“是何为者也？”子贡曰：“赐之师也，所谓鲁孔丘也。”姑布子卿曰：“是鲁孔丘欤！吾固闻之。”子贡曰：“赐之师何如？”姑布子卿曰：“得尧之颡，舜之目，禹之颈，皋陶之喙。从前视之，盎盎乎似有王者；从后视之，高肩弱脊，此惟不及四圣者也。”子贡吁然。姑布子卿曰：“子何患焉。污面而不恶，葭喙而不借，远而望之，羸乎若丧家之狗，子何患焉！子何患焉！”子贡以告孔子。孔子无所辞，独辞丧家之狗耳，曰：“丘何敢乎？”子贡曰：“污面而不恶，葭喙而不借，赐以知之矣。不知丧家狗，何足辞也？”子曰：“赐、汝独不见夫丧家之狗欤！既敛而椁，布器而祭，顾望无人。意欲施之，上无明王，下无贤士方伯，王道衰，政教失，强陵弱，众暴寡，百姓纵心，莫之纲纪。是人固以丘为欲当之者也。丘何敢乎！”

修身不可不慎也：嗜欲侈则行亏，谗毁行则害成；患生于忿怒，祸起于纤微；污辱难湔洒，败失不复追。不深念远虑，后悔何益！徼幸者、伐性之斧也，嗜欲者、逐祸之马也，谩诞者、趋祸之路也，毁于人者、困穷之舍也。是故君子不徼幸，节嗜欲，务忠信，无毁于一人，则名声尚尊，称为君子矣。诗曰：“何其处兮，必有与也。”

君子之居也，绥如安裘，晏如覆杅。天下有道，则诸侯畏之；天下无道，则庶人易之。非独今日，自古亦然。昔者，范蠡行游，与齐屠地居，奄忽龙变，仁义沈浮，汤汤慨慨，天地同忧。故君子居之，安得自若！诗曰：“心之忧矣，其谁知之？”

田子方之魏。魏太子从车百乘而迎之郊，太子再拜谒田子方，田子方不下车。太子不说曰：“敢问何如则可以骄人矣？”田子方曰：“吾闻以天下骄人而亡者、有矣。〔以一国骄人而亡者，有矣。〕由此观之，则贫贱可以骄人矣。夫志不得，则授履而适秦楚耳，安往而不得贫贱乎？”于是太子再拜而后退，田子方遂不下车。

戴晋生弊衣冠而往见梁王。梁王曰：“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禄要先生，先生不留；今过寡人邪！”戴晋生欣然而笑，仰而永叹曰：“嗟乎！由此观之，君曾不足与游也。君不见大泽中雉乎？五步一噣，终日乃饱；羽毛悦泽，光照于日月；奋翼争鸣，声响于陵泽者何？彼乐其志也。援置之囷仓中，常噣粱粟，不旦时而饱；然犹羽毛憔悴，志气益下，低头不鸣，夫食岂不善哉？彼不得其志故也。今臣不远千里而从君游者，岂食不足？窃慕君之道耳，臣始以君为好士，天下无双，乃今见君不好士明矣！”辞而去，终不复往。

楚庄王使使赍金百斤，聘北郭先生。先生曰：“臣有箕帚之使，愿入计之。”即谓夫人曰：“楚欲以我为相，今日相，即结驷列骑，食方丈于前，如何？”妇人曰：“夫子以织屦为食，食粥毚履，无怵惕之忧者、何哉？与物无治也。今如结驷列骑，所安不过容膝；食方丈于前，所甘不过一肉。以容膝之安，一肉之味，而殉楚国之忧，其可乎？”于是遂不应聘，与妇去之。诗曰：“彼美淑姬，可

与晤言。”

传曰：昔戎将由余使秦。秦缪公问以得失之要，对曰：“古有国者，未尝不以恭俭也，失国者、未尝不以骄奢也。”由余因论五帝三王之所以衰，及至布衣之所以亡，缪公然之。于是告内史王缪曰：“邻国有圣人，敌国之忧也。由余、圣人也，将奈之何？”王缪曰：“夫戎王居僻陋之地，未尝见中国之声色也，君其遗之女乐，以淫其志，乱其政，其臣下必疏，因为由余请缓期，使其君臣有间，然后可图。”缪公曰：“善。”乃使王缪以女乐二列遗戎王，为由余请期，戎王大悦，许之。于是张酒听乐，日夜不休，终岁淫纵，卒马多死。由余归，数谏不听，去，之秦，秦公子迎，拜之上卿。遂并国十二，辟地千里。

子夏过曾子。曾子曰：“入食。”子夏曰：“不为公费乎？”曾子曰：“君子有三费，饮食不在其中；君子有三乐，钟磬琴瑟不在其中。”子夏曰：“敢问三乐？”曾子曰：“有亲可畏，有君可事，有子可遗，此一乐也。有亲可谏，有君可去，有子可怒，此二乐也。有君可喻，有友可助，此三乐也。”子夏问：“敢问三费？”曾子曰：“少而学，长而忘，此一费也。事君有功，而轻负之，此二费也，久交友而中绝之，此三费也。”子夏曰：“善哉！谨身事一言，愈于终身之诵；而事一士，愈于治万民之功；夫人不可以不知也。吾尝蓾焉，吾田?岁不收，土莫不然，何况于人乎！与人以实，虽疏必密；与人以虚，虽戚必疏。夫实之与实，如胶如漆；虚之与虚，如薄冰之见昼日。君子可不留意哉！”诗曰：“神之听之，终和且平。”

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纻表。田无宇讥之曰：“出于室，何为者也？”晏子曰：“家臣也。”田无宇曰：“位为中卿，食田七十万，何用是人为畜之？”晏子曰：“弃老取少，谓之瞽；贵而忘贱，谓之乱；见色而说，谓之逆。吾岂以逆乱瞽之道哉！”

夫凤凰之初起也，翾翾十步，〔藩篱〕之雀喔咿而笑之，及其升于高，一诎一信，展而云间，藩木之雀超然自知不及远矣。士褐衣缊着，未尝完也，粝藿之食，未尝饱也，世俗之士即以为羞耳；及其出则安百议，用则延民命，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远矣。诗曰：“正是国人，胡不万年！”

齐王厚送女，欲妻屠牛吐，屠牛吐辞以疾。其友曰：“子终死腥臭之肆而已乎！何为辞之？”吐应之曰：“其女丑。”其友曰：“子何以知之？”吐曰：“以吾屠知之。”其友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吐曰：“吾肉善，〔如量〕而去苦少耳；吾肉不善，虽以吾附益之，尚犹贾不售。今厚送子，子丑故耳。”其友后见之，果丑。传曰：“目如擗杏，齿如编贝。”

传曰：孔子过康子，子张子夏从。孔子入座。二子相与论，终日不决。子夏辞气甚隘，颜色甚变。子张曰：“子亦闻夫子之议论邪？徐言訚訚，威仪翼翼，后言先默，得之推让，巍巍乎！荡荡乎！道有归矣。小人之论也，专意自是，言人之非，瞋目搤腕，疾言喷喷，口沸目赤，一幸得胜，疾笑嗌嗌，威仪固陋，辞气鄙俗，是以君子贱之也。”

韩诗外传卷十

齐桓公逐白鹿，至麦丘之邦，遇人，曰：“何谓者也？”对曰：“臣、麦丘之邦人。”桓公曰：“叟年几何？”对曰：“臣年八十有三矣。”桓公曰：“美哉！”与之饮。曰：“叟盍为寡人寿也？”对曰：“野人不知为君王之寿。”桓公曰：“盍以叟之寿祝寡人矣？”邦人奉觞再拜曰：“使吾君固寿，金玉之贱，人民是宝。”桓公曰：“善哉！祝乎！寡人闻之矣：至德不孤，善言必再。叟盍优之？”邦人奉觞再拜曰：“使吾君好学士而不恶问，贤者在侧，谏者得入。”桓公曰：“善哉！祝乎！寡人闻之；至德不孤，善言必三。叟盍优之？”邦人奉觞再拜曰：“无使群臣百姓得罪于吾君，无使吾君得罪于群臣百姓。”桓公不说，曰：“此言者，非夫前二言之祝。叟其革之矣！”邦人潸然而涕下，曰：“愿君熟思之，此一言者、夫前二言之上也。臣闻子得罪于父，可因姑娣妹谢也，父乃赦之。臣得罪于君，可使左右谢也，君乃赦之。昔者、桀〔得罪于汤，纣得罪于武王，此君〕得罪于臣也，至今未有为谢也。”桓公曰：“善哉！寡人赖宗庙之福，社稷之灵，使寡人遇叟于此。”扶而载之，自御以归，荐之于庙，而断政焉。桓公之所以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不以兵车者，非独管仲也，亦遇之于此。诗曰：“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。”

鲍叔荐管仲，曰："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：宽惠柔爱，臣弗如也；忠信可结于百姓，臣弗如也；制礼约法于四方，臣弗如也；决狱折中，臣弗如也；执枹鼓，立于军门，使士卒勇，臣弗如也。"诗曰："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。"

晋文公重耳亡，过曹，里凫须从，因盗重耳资而亡，重耳无粮，馁不能行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，然后能行。及重耳反国，国中多不附重耳者，于是里凫须造见，曰："臣能安晋国。"文公使人应之曰："子尚何面目来见寡人！欲安晋国也！"里凫须曰："君沐邪？"使者曰："否。"凫须曰："臣闻沐者其心倒，心倒者其言悖。今君不沐，何言之悖也？"使者以闻，文公见之。里凫须仰首曰："离国久，臣民多过君；君反国，而民皆自危。里凫须又袭竭君之资，避于深山，而君以馁，介子推割股，天下莫不闻，臣之为贼亦大矣，罪至十族，未足塞责，然君诚赦之罪，与骖乘，游于国中，百姓见之，必知不念旧恶，人自安矣。"于是文公大悦，从其计，使骖乘于国中，百姓见之，皆曰："夫里凫须且不诛而骖乘，吾何惧也？"是以晋国大宁。故书云："文王卑服，即康功田功。"若里凫须罪无赦者也。诗曰："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。"

传曰：言为王之不易也。大命之至，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执策，北面而吊乎天子，曰："大命既至矣，如之何忧之长也！"授天子策一矣。曰："敬享以祭，永主天命，畏之无疆，厥躬无敢宁。"授天子策二矣。曰："敬之夙夜，伊祝厥躬无怠，万民望之。"授天子策三矣。曰："天子南面受于帝位，以治为忧，未以位为乐也。"诗曰："天难忱斯，不易惟王。"

君子温俭以求于仁，恭让以求于礼，得之自是，不得自是。故君子之于道也，犹农夫之耕，虽不获年之优，无以易也。大王亶甫有子曰太伯、仲雍、季历，历有子曰昌，太伯知大王贤昌，而欲季为后，太伯去，之吴。大王将死，谓曰："我死，汝往让两兄，彼即不来，汝有义而安。"大王薨，季之吴告伯仲，伯仲从季而归，群臣欲伯之立季，季又让。伯谓仲曰："今群臣欲我立季，季又让，何以处之？"仲曰："刑有所谓矣，要于扶微者。可以立季。"季遂立，而养文王，文王果受命而王。孔子曰："太伯独见，王季独知；伯见父志，季知父心。故大王太伯王季可谓见始知终，而能承志矣。"诗曰："自太伯王季，惟此王季，因心则友。则友其兄，则笃其庆，载锡之光。受禄无丧，奄有四方。"此之谓也。太伯反吴，吴以为君，至夫差二十八世而灭。

齐宣王与魏惠王会田于郊。魏王曰："亦有宝乎？"齐王曰："无有。"魏王曰："若寡人之小国也，尚有径寸之珠，照车前后十二乘者十枚，奈何以万乘之国无宝乎？"齐王曰："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。吾臣有檀子者、使之守南城，则楚人不敢为寇，泗水上有十二诸侯皆来朝。吾臣有盼子者、使之守高唐，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。吾臣有黔夫者，使之守徐州，则燕人祭北门，赵人祭西门，从而归之者十千余家。吾臣有种首者、使之备盗贼，而道不拾遗。吾将以照千里之外，岂特十二乘哉！"魏王惭，不怿而去。诗曰："辞之怿矣，民之莫矣。"

东海有勇士曰菑丘欣，以勇猛闻于天下。遇神渊曰饮马，其仆曰："饮马于此者，马必死。"曰："以欣之言饮之。"其马果沈。菑丘欣去朝服，拔剑而入，三日三夜，杀三蛟一龙而出，雷神随而击之，十日十夜，眇其左目。要离闻之，往见之，曰："欣在乎？"曰："送有丧者。"往见欣于墓，曰："闻雷神击子，十日十夜，眇子左目。夫天怨不全日，人怨不旋踵。至今弗报，何也？"叱而去，墓上振愤者，不可胜数。要离归，谓门人曰："菑丘欣、天下之勇士也。今日、我辱之人中，是其必来攻我。暮无闭门，寝无闭户。"菑丘欣果夜来，拔剑住要离颈曰："子有死罪三：辱我以人中，死罪一也；暮不闭门，死罪二也；寝不闭户，死罪三也。"要离曰："子待我一言：〔子有三不肖，昏暮〕来谒，不肖一也；拔剑不刺，不肖二也；刃先辞后，不肖三也。能杀我者、是毒药之死耳。"菑丘欣引剑而去，曰："嘻！所不若者，天下惟此子尔！"传曰："公子目夷以辞得国，今要离以辞得身。言不可不文，犹若此乎！"诗曰："辞之怿矣，民之莫矣。"

传曰：齐使使献鸿于楚，鸿渴，使者道饮，鸿攫笞溃失。使者遂之楚，曰："齐使者献鸿，鸿渴，道饮，攫笞溃失。臣欲亡，为失两君之使不通；欲拔剑而死，人将以吾君贱士贵鸿也。攫笞在此，愿以污事。"楚王贤其言，辩其词，因留而赐之，终身以为上客。故使者必矜文辞，喻诚信，明气志，解结申屈，然后可使也。诗曰："辞之怿矣。"

扁鹊过虢侯，世子暴病而死。扁鹊造宫，曰："吾闻国中卒有壤土之事，得无有急乎？"曰："世子暴病而死。"扁鹊曰："入言郑医秦越人能治之。"庶子之好方者出应之，曰："吾闻上古医者曰弟父，弟父之为医也，以莞为席，以刍为狗，北面而祝之，发十言耳，诸扶舆而来者，皆平复如故。子之方岂能若是乎？"扁鹊曰："不能。"又曰："吾闻中古之医者曰踰跗，踰跗之为医也，〓木为脑，芷草为躯，吹窍定脑，死者复生。子之方岂能若是乎？"扁鹊曰："不能。"中庶子曰："苟如子之方，譬如以管窥天，以锥刺地，所窥者大，所见者小，所刺者巨，所中者少，如子之方，岂足以变童子哉？"扁鹊曰："不然。事故有昧投而中〓头，掩目而别白黑者。夫世子病，所谓尸蹶者，以为不然，试入诊，世子股阴当温，耳焦焦如有啼者声，若此者、皆可活也。"中庶子遂入诊世子，以病报，虢侯闻之，足跣而起，至门曰："先生远辱，幸临寡人，先生幸而治之，则粪土之息，得蒙天地载长为人；先生弗治，则先犬马填壑矣。"言未卒，而涕泣沾襟。扁鹊入，砥针砺石，取三阳五输，为先轩之灶，八拭之阳，子同药，子明灸阳，子游按磨，子仪反神，子越扶形，于是世子复生。天下闻之，皆以扁鹊能起死人也。扁鹊曰："吾不能起死人，直使夫当生者起。"死者犹可药，而况生者乎！悲夫！罢君之治，无可药而息也。诗曰："不可救药。"言必亡而已矣。

楚丘先生披蓑带索，往见孟尝君。孟尝君曰："先生老矣！春秋高矣！多遗忘矣！何以教文？"楚丘先生曰："恶君谓我老！恶君谓我老！意者、将使我投石超距乎？追车赴马乎？逐麋鹿、搏豹虎乎？吾则死矣，何暇老哉！将使我深计远谋乎？定犹豫而决嫌疑乎？出正辞而当诸侯乎？吾乃始壮耳，何老之有！"孟尝君赧然，汗出至踵，曰："文过矣！文过矣！"诗曰："老夫灌灌。"

齐景公游于牛山之上，而北望齐，曰："美哉国乎！郁郁泰山。使古无死者，则寡人将去此而何之？"俯而泣沾襟。国子高子曰："然臣赖君之赐，疏食恶肉可得而食也，驽马柴车可得而乘也，且犹不欲死，况君乎！"俯泣。晏子曰："乐哉！今日婴之游也。见怯君一，而谀臣二，使古而无死者，则太公至今犹存，吾君方今将被蓑苙而立乎畎亩之中，惟事之恤，何暇念死乎！"景公惭，而举觞自罚，因罚二臣。

秦缪公将田，而丧其马，求三日，而得之茎山之阳，有鄙夫乃相与食之。缪公曰："此驳马之肉，不得酒者死。"缪公乃求酒，遍饮之，然后去。明年、晋师与缪公战，晋之左格右者、围缪公而击之，甲已堕者六矣。食马者三百余人皆曰："吾君仁而爱人，不可不死。"还击晋之左格右，免缪公之死。

传曰：卞庄子好勇，母无恙时，三战而三北，交游非之，国君辱之，卞庄子受命，颜色不变。及母死三年，鲁兴师，卞庄子请从，至，见于将军曰："前犹与母处，是以战而北也，辱吾身！今母没矣，请塞责。"遂走敌而斗，获甲首而献之，"请以此塞一北"。又获甲首而献之，"请以此塞再北。"将军止之，曰："足。"不止，又获甲首而献之，曰："请以此塞三北。"将军止之，曰："足，请为兄弟。"卞庄子曰："夫北、以养母也，今母殁矣，吾责塞矣。吾闻之，节士不以辱生。"遂奔敌，杀七十人而死。君子闻之，曰："三北已塞责，又灭世断宗，士节小具矣，而于孝未终也。"诗曰："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"

天子有争臣七人，虽无道，不失其天下。昔殷王纣残贼百姓，绝逆天道，至斮朝涉，刳孕妇，脯鬼侯，醢梅伯，然所以不亡者、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。微子去之，箕子执囚为奴，比干谏而死，然后周加兵而诛绝之。诸侯有争臣五人，虽无道，不失其国。吴王夫差为无道，至驱一市之民以葬阖闾，然所以不亡者，有伍子胥之故也。胥以死，越王勾践欲伐之，范蠡谏曰："子胥之计策尚未忘于吴王之腹心也。"子胥死后三年，越乃能攻之。大夫有争臣三人，虽无道，不失其家。季氏为无道，僭天子，舞八佾，旅泰山，以雍彻，孔子曰："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"然不亡者，以冉有季路为宰臣也。故曰："有谔谔争臣者、其国昌，有默默谀臣者、其国亡。"诗曰："不明尔德，时无背无侧；尔德不明，以无陪无卿。"言大王咨嗟，痛殷商无辅弼谏诤之臣，而亡天下矣。

齐桓公出游，遇一丈夫，裒衣应步，带着桃殳。桓公怪而问之曰："是何名？何经所在？何篇所居？何以斥逐？何以避余？"丈夫曰："是名二桃，桃之为言亡也。夫日日慎桃，何患之有？故亡国之社，以戒诸侯；庶人之戒，在于桃殳。"桓公说其言，与之共载。来年正月，庶人皆佩。诗曰："殷监不远。"

齐桓公置酒，令诸侯大夫曰：“后者饮一经程。”管仲后，当饮一经程，饮其一半，而弃其半。桓公曰：“仲父当饮一经程而弃之，何也？”管仲曰：“臣闻之：酒入口者、舌出，舌出者、〔言失，言失者、〕弃身，与其弃身，不宁弃酒乎？”桓公曰：“善。”诗曰：“荒湛于酒。”

齐景公遣晏子南使楚。楚王闻之，谓左右曰：“齐遣晏子使寡人之国，几至矣。”左右曰：“晏子、天下之辩士也，与之议国家之务，则不如也；与之论往古之术，则不如也。王独可以与晏子坐，使有司束人过王，王问之，使言齐人善盗，故束之。是宜可以困之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晏子至，即与之坐，图国之急务，辨当世之得失，再举再穷，王默然无以续语。居有间，束徒以过之。王曰：“何为者也？”有司对曰：“是齐人，善盗，束而诣吏。”王欣然大?曰：“齐乃冠带之国，辩士之化，固善盗乎？”晏子曰：“然、固取之。王不见夫江南之树乎！名橘，树之江北，则化为枳，何则？地土使然尔。夫子处齐之时，冠带而立，俨有伯夷之廉，今居楚而善盗，意土地之化使然尔。王又何怪乎！”诗曰：“无言不雠，无德不报。”

吴延陵季子游于齐，见遗金〔于路〕，呼牧者取之。牧者曰：“子〔何〕居之高，视之下；貌之君子，而言之野也。吾有君不君，有友不友，当暑衣裘，君疑取金者乎？”延陵子知其为贤者，请问姓字。牧者曰：“子乃皮相之士也；何足语姓字哉！”遂去。延陵季子立而望之，不见乃止。孔子曰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。”

颜渊问于孔子曰：“渊愿贫如富，贱如贵，无勇而威，与士交通，终身无患难。亦且可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善哉！回也！夫贫而如富，其知足而无欲也；贱而如贵，其让而有礼也；无勇而威，其恭敬而不失于人也；终身无患难，其择言而出之也。若回者、其至乎！虽上古圣人亦如此而已。”

齐景公出田，十有七日而不反。晏子乘而往，比至，衣冠不正，景公见而怪之，曰：“夫子何遽乎？得无急乎？”晏子对曰：“然，有急。国人皆以君为恶民好禽。臣闻之：鱼鳖厌深渊而就干浅，故得于钓网；禽兽厌深山而下都泽，故得于田猎。今君出田，十有七日而不反，不亦过乎？”景公曰：“不然。为宾客莫应待邪？则行人子牛在；为宗庙而不血食邪？则祝人太宰在；为狱不中邪？则大理子几在；为国家有余不足邪？则巫贤在。寡人有四子，犹有四肢也，而得代焉，不可患焉！”晏子曰：“然。人心有四肢，而得代焉，则善矣；令四肢无心十有七日，不死乎？”景公曰：“善哉言！”遂援晏子之手，与骖乘而归。若晏子者、可谓善谏者矣。

楚庄王将兴师伐晋，告士大夫曰：“敢谏者死无赦。”孙叔敖曰：“臣闻：畏鞭棰之严，而不敢谏其父，非孝子也；惧斧钺之诛，而不敢谏其君，非忠臣也。”于是遂进谏曰：“臣园中有榆，其上有蝉，蝉方奋翼悲鸣，欲饮清露，不知螳螂之在后，曲其颈，欲攫而食之也；螳螂方欲食蝉，而不知黄雀在后，举其颈，欲啄而食之也；黄雀方欲食螳螂，不知童挟弹丸在下，迎而欲弹之；童子方欲弹黄雀，不知前有深坑，后有窟也。此皆言前之利，而不顾后害者也，非独昆虫众庶若此也，人主亦然。君今知贪彼之土，而乐其士卒。”国不怠，而晋国以宁，孙叔敖之力也。

晋平公之时，藏宝之台烧，士大夫闻，皆趋车驰马救火，三日三夜乃胜之。公子晏子独束帛而贺曰：“甚善矣！”平公勃然作色，曰：“珠玉之所藏也，国之重宝也，而天火之，士大夫皆趋车走马而救之，子独束帛而贺，何也？有说则生，无说则死。”公子晏子曰：“何敢无说？臣闻之：王者藏于天下，诸侯藏于百姓〔农夫藏于囷庾，〕，商贾藏于箧匮。今百姓之于外，短褐不蔽形，糟糠不充口，虚而赋歛无已，收太半而藏之台，是以天火之。且臣闻之：昔者桀残贼海内，赋歛无度，万民甚苦，是故汤诛之，为天下戮笑。今皇天降灾于藏台，是君之福也，而不自知变悟，亦恐君之为邻国笑矣”。公曰：“善。自今已往，请藏于百姓之间。”诗曰：“稼穑维宝，代食维好。”

魏文侯问里克曰：“吴之所以亡者、何也？”里克对曰：“数战而数胜。”文侯曰：“〔数战〕数胜，国之福也。其独亡，何也？”里克对曰：“数战则民疲，数胜则主骄；骄则恣，恣则极〔物，疲则怨，怨则极虑〕。上下俱极，吴之亡犹晚矣！此夫差所以自丧于干遂。”诗曰：“天降丧乱，灭我立王。”

楚有士曰申鸣，治园以养父母，孝闻于楚，王召之，申鸣辞不往。其父曰：“王欲用汝，何为辞之？”申鸣曰：“何舍为子，乃为臣乎？”其父曰：“使汝有禄于国，有位于廷，汝乐，而我不忧矣。我欲汝之仕也。”申鸣曰：“诺。”遂之朝受命，楚王以为左司马。其年、遇白公之乱，杀令尹子西、

司马子期，申鸣因以兵之卫。白公谓石乞曰："申鸣、天下勇士也，今将兵，为之奈何？"石乞曰："吾闻申鸣、孝也，劫其父以兵。"使人谓申鸣曰："子与我，则与子楚国；不与我，则杀乃父。"申鸣流涕而应之曰："始则父之子，今则君之臣，已不得为孝子，安得不为忠臣乎！"援桴鼓之，遂杀白公，其父亦死焉。王归、赏之。申鸣曰："受君之禄，避君之难，非忠臣也；正君之法，以杀其父，又非孝子也。行不两全，名不两立。悲夫！若此而生，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！"遂自刎而死。诗曰："进退惟谷。"

昔者、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见，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？周公曰："尊尊亲亲。"太公曰："鲁从此弱矣。"周公问太公曰："何以治齐？"太公曰："举贤赏功。"周公曰："后世必有劫杀之君矣。"后齐日以大，至于霸，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。鲁日以削，三十四世而亡。犹此观之，圣人能知微矣。诗曰："惟此圣人，瞻言百里。"